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升 菴 全 集

(四)

楊 慎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升菴全集

(四)

楊慎著

國立基本叢書

升菴全集四十四卷

周禮注

于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其徒。甸師之屬。言職者主其業。職內之屬。言衡者平其政。虞衡之屬。言掌者

主其事。掌合之屬。言氏者世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終其身。廋人之屬。不氏不人。權其材也。宮正膳夫內外饗殮之屬。

儀禮逸經

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之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之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附之漠然者乎。噫。

曲禮

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老子云曲則全。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易又言其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衷曲。地名曰韋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周禮素問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闔門衽席之微。積之至

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官法度可行。邱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矣。慎又觀程子曰。素問五運六氣。須是堯舜時風雨調和。陰陽燮理。始可用噫。素問亦如周禮矣。必待上有堯舜之化。下之人體實氣平如童子。而後施劑焉。則闔棺無用素問之日矣。所言何其迂哉。

圖邱方澤

宋陳襄郊義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闔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以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鍾。於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

丹書

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注不解丹書爲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注。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沒配。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隸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鄭書晉鼎乎。

月令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歷。爲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

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蝦蟇無聲。涼風至而鶴鳴。闔闔風至而蜻蛉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卽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因備錄於此。

司馬法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爲大韞。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三通爲發响。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闔。柝聲不過闐。鐃聲不過闐。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玉。而重寸陰之句。史記注引血於諫鼓。神戎器也。說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又晨夜納鈹車。今文皆無。知非全書也。

三農

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三農。原農。隰農。平地農也。司農之說。未爲不當。而鄭玄必欲易之。孔穎達乃附會其說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穀。故鄭玄不從之。可謂康成之佞臣矣。慎觀地官司徒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本有。非鄭司農杜撰。而鄭玄原農隰農。何所本乎。大抵宋以前解經者。專門守陋。

作左傳正義。力附杜預而巧排服虔。劉歆作周禮疏者。專取鄭玄而攻擊杜子春與鄭興鄭衆。宋以後則學者知有朱子。而漢唐諸儒皆廢。雖朱子所尊之周及程張。亦不知從矣。是可歎也。

五祀

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曰冬爲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霤。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卽行也。蓋行井間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爲字有八口角。井甃亦八角。祭井卽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質劑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月表

禮記云。爲朝夕。必放于日月。爲朝夕者。蓋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于周禮。月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青邱是也。吳下田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於平地。月初出有影。卽量之。據其長短。移於水面。就橋柱畫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蓋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于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運鈞泥工圓轉之器也。

夜覺

周禮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臥恆在寢。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爲夜覺也。近正德庚辰寧邱宸濠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發夢顛。或至江棹舩行數十里。知爲夢也。而後通宸濠舉事。次夜一軍皆然。宸濠亦自知不祥矣。南昌人謂之陣亡發。其事旣異。其名又異。史傳所未有也。獨周官有之。乃知聖人預防而禁之。恐行軍出師驚衆敗事。其慮豈不遠哉。

旦明

古文晨字作旦。從日出地上。一地也。日出一上爲旦。日入一下爲日。古昏字也。故旦明卽辰明。辰又借作神也。今隴蜀呼辰與神同音。蓋古音也。

量人

周禮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昏禮曲顧

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卽詩所謂韓侯顧之是也。蓋正其始。男先於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說。男下于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顧者禮也。不然則是瞰囊裝之盛橐。盼媵御之冶容矣。

羣妃御見

鄭玄注周禮云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

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言何其迂且謬乎。苟如此。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于王。當其朔與晦爾。不知小盡之月。肯通融否。是又奪三夫人之一夕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一夕。且聖王制禮。本以防淫。黃老養生。亦惟寡欲。一人之身。而一夕九合。雖金石之軀。亦將亟銷而速泐矣。况古者人君。圓邱方澤。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烝嘗。爲禮至。鯀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女乎。是齊高緯金海陵之所不爲。而謂聖世有此制乎。鄭玄釋經。往往難信如此。

廬有五義

說文。廬。寄舍也。秋冬去。春夏居。蓋古者一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城中之奠居。二畝半在田。野外之寄居。詩云。中田有廬是也。周官。凡國十里有廬。則賓客寄舍也。三年之喪。倚廬。則門中之外室也。北狄穹廬。則逐水草。無定居之氈室也。考工記。秦無廬。謂矛戟柄竹攢秘。其音轉作廬。而字作廬云。

澤草芒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卽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爲曲田。繫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卽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上着泥土。刈去其蔓。便可耕種。江南淮南二處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是也。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盜田。然王氏謂葑田卽周禮之澤草芒種。未有據。猶切疑之。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擬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

葑田之事也。遂詳著之。滇南亦有葑田。名曰海璋。

僕射

朱文公語錄引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卽周官太僕之職。僕射之名。蓋起於此。以其朝夕近君。後世承誤以爲宰相之號。據此則射字音赦。不當作夜音也。

左个

禮記月令。明堂左个。北史李謐傳。左个卽寢之房也。○按卽今之捲蓬。

玉者猶玉

大戴禮論夏商之季。失政而未亡。其辭曰。疆蕪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氳。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以喻惡。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言尙賢其賢。血。憂色也。酒以喻樂。言尙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意者政雖已失。未至大亂。孟子所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周禮疏云。雖土崩而不瓦解。雖板蕩而不瓜分。亦是此意。但大戴禮之文。奇之又奇。必老於文墨之處士也。

須臾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矣。是也。臾字从申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俟屈降之義。今之所云俟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方暢本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壬癸。

禮月令。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日行南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己。以土旺四季之下弦。日行黃道。黃土屬也。至夏季謂之正旺。日行牽牛之所起。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條狼氏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劫羣臣。遂僞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附于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乎。此金元夷狄之所不爲。而謂周公爲子乎。歆其可勝誅乎。

積竹

周禮注。爰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秘。櫜也。毛詩。竹秘。考工記。秦無廬。史棘矜。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鉉說文注曰。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卽今之櫜竹法也。

屋誅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下蠶室之類耳。鄭玄稽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姦色

禮注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五方皆有姦色蓋正色之外雜互而成者曰姦色猶正聲之外繁手而淫者曰姦聲也姦色卽間色

浮筠

禮記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古注孚尹者浮筠也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積出門行詠商人採玉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膩騏驎千里變鴛鴦七十二浮筠用古注義也古注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

禮祭統

黔首共飲食莫之知也

內經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猶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祭統內經實先秦出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始也

狸首

禮記天子之射以狸首爲節注狸首詩篇名其辭亡按大戴禮載其辭云今日太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旣說執旌旣載于侯旣抗中獲旣置弓旣平張四侯旣良決拾有常旣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旣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旣獲卒莫若獲寧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由此觀之狸首之詩元未亡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邵淵曰。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哀欲其速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於多而大。或貴於高而文。庭實旅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謂。舊說謂不費於言辭。豈經旨乎。或云說讀如檀弓稅人之稅。慎曰。顏路請車。孔子不許。不妄說人也。舊館人喪。孔子脫驂不辭費也。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爲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爲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爲邶鄘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啓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僂焉如不終日

僂。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僂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慎按僂焉如不終日。卽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僂焉日有孳孳。可也。僂焉如不終日。不可也。

水澤腹堅月令十月令正東風解凍月令正月候

七十二候。終于水堅。始于凍解。皆水也。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於水。終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文王之爲世子止。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止。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衛孔悝之鼎銘曰止。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止。子貢問樂。

古書傳例。題標于篇首。又結於篇終。觀汲冢周書可見。賈誼治安策。陳三表五餌。其序三表三端。末皆綴以一表二字。至韓退之柳宗元。猶有此體。六經中禮記爲多。若文王世子篇首。此曰文王之世子。終之曰文王之爲世子也。結之。若曰文王之爲世子。其事如上文所云也。又始之。教世子三字。發其端。終之曰養世子不可不慎也。摠其義也。衛孔悝鼎銘及子貢問樂。皆同此義。宋儒不達。妄爲之解。石梁王氏云。文王爲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手舞足蹈。樂之至於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之以子貢問樂。其言似眯目而道黑白者。異哉。嗟乎。不能達古文之文。而能達古文之義者。鮮矣。是以貴屬辭也。

荔挺出月令。

鄭玄云。荔挺。馬薤也。此說非也。易通卦驗玄圖曰。荔挺不出。則其國多火災。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

邕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玄而以荔挺爲名者。亦誤之甚矣。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三年

焉使倍之。焉使弗及。倒字法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焉。使弗及也焉。左氏傳云魯故之。以今人則云以魯之故也。此古今文體之殊。

鍾馗卽終葵

考工記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爾。金石錄。晉宋人名以終葵爲名。其後訛爲鍾馗。俗畫一神像帖於門。手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傳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訛之又訛矣。文人又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之。尤爲無稽。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本急就章中虛擬人名。本無其人也。俗立石於門。書泰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皆虛辭戲說也。昧者相傳久之。便謂眞有其人矣。嗚呼。不觀考工記。不知鍾馗之訛。不觀急就章。不知石敢當之誕。亦考古之一事也。○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由也。慎按硯以鍾馗名。卽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硯形如大圭爾。蘇公豈不讀考工記者。蓋亦未之審思精考乎。

水潦降不獻魚鼈

王克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爲魚鼈。故不獻。

鴻鴈四候

月令。鴻鴈有口候。鴻鴈之鳥。水落南翔。冰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鴈之子也。此說出晉于寶。宋人述之。以爲的論。

伐蛟取鼉

月令。伐蛟取鼉。明龍不可觸。蛟可伐也。聖王之世。禁蠅去天鳥。大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必自有法。非以人命僥倖者。後世若荆飲飛澹臺滅明。周處斬蛇事。皆見於史。末世但謬爲大言。崇尚虛文。而許真君之事。反取疑于拘拘者矣。

蜃

雉入大水爲蜃。蜃卽大蚌也。墨子曰。楚之明月生于蚌。蜃是也。其胎謂之珠胎。淮南子所謂珠胎與月盈虧。又曰。月死而螺蚌焦。是也。又曰。蚌聞雷聲則厥。音書。縮也。又按兵書云。東海出氣如鼈。渭水出氣如蜃。蜃形似蛇而大。今寺門金剛。風調雨潤。手執劍者風也。彈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手中如蛇者蜃也。則與蚌蜃字同物異。

古樂今樂

淮南子曰。雅頌之聲。皆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管絃。聞其音者不淫則悲。

淫則亂男女之別。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謳。聞者莫不隕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瞑目裂眥。髮植穿冠。因此聲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阮嗣宗樂論曰。雅頌之音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新聲之歌。而漢武思靡曼之色。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一而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烏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烏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是以悲爲樂者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者。胡亥耽哀不變。故願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按此所論甚正。周子論今樂導欲增悲。實本此言。

陽樂陰樂

樂叶圖徵云。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陽樂黃鍾。陰樂蕤賓也。

五音

樂緯動聲儀曰。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其聲弘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功。既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切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齊。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又曰。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角從宮。是謂哀。衰國之樂。羽從宮。往而不返。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應相生。應卽爲和。不相生。應則爲亂也。

五音解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叱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麤麤然。齒開唇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

鼓角

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爲一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

出衛公兵法。

角制

今制吹角以爲起於曹子建。其說出於近世胡公儼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也。按莊氏通典。文獻通考。陳氏樂書。引證極爲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角。爲司馬恬所彈。又引陸機爲大都督。聞衆軍警角。謂孫極曰。我聞此殊不如華亭鶴鳴。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爲一疊。並不及子建事。三公博極羣書者。豈有遺耶。角事果始自子建。何諸書不言自胡公始發之耶。恐出臆說。未可據耳。

師開師曠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

天人。今之藝師有此乎。

師開事見晏子。

京房沈重衍律

漢京房衍十二律爲六十律。有法滅執始之名。梁沈重又衍六十律爲三百六十律。有阿衡歸仁之目。可

謂續鼻之脛。畫蛇之足。二子以之。

玄女兵法

玄女兵法以授黃帝云。制旌旗以象雲物。鑄鉦鏡以擬電聲。鞞鼓鼙以象雷霆。鉦鏡今之銅鑼也。

鼓刀中音

莊子說庖丁解牛處云。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中音者。鼓刀之音節合拍也。刀聲亦合樂府之板眼。俗諺所謂打出个令兒來也。乃知天地間物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也哉。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下管與清聲在上。貴人聲也。謂之登歌。麴竹在下。謂之下管。卽是此意。晉人清曠高爽。故其語意暗與古合。

絲不如竹

馬融長笛賦云。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暴辛爲塤。重之和鍾。叔之離磬。或鑠金礪石。華皖切錯。丸挺彫琢。刻鏤鑽笳。然後成器。惟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晉人絲不如竹之說。本此禮記曰。登歌在上。貴人聲也。竹不如肉之聲。本此。然古人文字數十言不盡。而晉人以八字盡之。宜爲知言稱賞也。

回颿搗

語林云。王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槌。使視之。云船入峽口。應知鼓。又善于敦也。予舊有江行詩云。回颿移鼓檣。策杖送擊音。蓋用此事。下句用莊子漁父事。

鐘鼓鈴箛

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箛。箛與笛同。按穆天子傳注。箛。戟吏所吹。亦猶急就章注云。漢時亭長吹鞭也。

夔鐘

夔州府近掘地得一鐘。形如犀斗。匾而長。一面凸爲十八乳。一陰一陽。摠爲九乳。古詩春鐘九乳鳴。疑此鐘應春宮律也。一面古篆七十餘字。人不能識。惟夔字可辯。水經注云。夔鄉。觀此可信云。

水盞

戰國策。澠池之會。藺相如請秦王奏盆瓶。李斯上書。擊甕叩瓶。蓋不獨汲水。且以爲樂矣。唐人之擊甕。今之水盞。本此。

方響

司空圖詩。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方響。今世多不識。李充方響歌。十六葉中浸素光。寒玲震月雜佩璫。樂書云。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也。方響以鐵爲之。脩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方架如磬。而不設業。倚于架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纔三四寸。後周正樂。載西涼清樂方響一架。十六枚。具黃鐘大呂二均聲。

空候

空候。樂書云。師延爲空國之候所製。其字正當作空候。今作箜篌加竹。贅矣。其器絲木二物。與竹了無相干也。大樂部空候二十三絃。在樂器中最大且高。凡琴瑟箏箏琵琶阮咸之屬。皆絲木相去僅未寸許。惟空候絲與木相去遠。聲自空出。空候之名。因此。候如漢大風歌三候之候。亦一說也。沈約宋書。控揅宮引第一。商引第二。以空候爲控揅。足知其說矣。

擊缶

古者西戎用缶以爲樂。卽古之土音也。黨項國亦擊缶焉。然則缶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李斯曰。擊瓮叩缶。真秦之聲。蠅池之會。藺相如請秦王擊缶。淮南子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是其證也。後世水盞之樂。亦原於擊缶焉。

變聲

樂律五音之外。有二變聲。曰變宮變徵。史謂之閏宮閏徵。閏卽變也。

淫聲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溢於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逃同。逃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逃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

勞病腔之類耳。

考工記。善坊者水淫。左傳。星在歲紀而淫于玄枵。

蘆笙

宋乾德中，祥柯入貢，召見詢問地里風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名曰水曲，卽今蘆笙也。予在大理見之，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辭云：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寸匏，能括四海音。一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

能通四海心。二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河邊跳月歌，令人玄鬢皤。三今我聞蘆笙，乃在關南橋，短歌和

長謠，從夕至清朝。四悲亦不在聲，歡亦不在聲，昔聲與今聲，不是兩蘆笙。五

清溪五曲

琴歷云：琴曲有蔡氏五弄，遊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並宮調也。蔡氏雅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弄；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弄；中曲卽鬼谷子所居，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弄；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故作愁坐弄；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弄。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

廣陵散

散乃琴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應璩與劉劭書曰：聽廣陵之清散，散平聲。在寒字韻。元稹詩：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覺興闌散。是也。彈音但見孟郊詩注。

鳳臺鋪

唐學士元庭堅左遷遂州參軍。讀書郊居。忽見有人身而鳥首來造者。曰：吾衆鳥之主也。聞君好音律。故來見君。因留數朝。教以音律清濁。庭堅遂著韻英。今遂寧鳳臺鋪其遺跡也。

三絃所始

今之三絃。始于元時。小山詞云：三絃玉指。雙鈎草字。題贈玉娥兒。

繫爪義甲

妓女以鹿角琢爲爪。以彈箏。曰繫爪。梁簡文箏詩：停絃時繫爪。息吹治脣朱。又曰義甲。唐劉言史詩：送却玻璃義甲聲。

女樂本於巫覡

女樂之興。本由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任者。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巫咸在上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用國。觀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其衣被情態。與今倡優何異。伊尹書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以也。晉夏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裝服雅麗。歌舞輕徊。其解佩褉紳。不待低帷昵枕矣。其惑人又豈下於陽阿北里哉。

段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己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

中妙絕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爲師。女郎遂更衣出。乃裝嚴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加獎異。帝乃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

宋人改樂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鍾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叶。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制器。不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本說。而漢津亦不知。是樂名雖曰變。而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而鏗鏘不成韻。辯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旣私爲工師所易。而潛不復覺。則三人者。亦豈眞爲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萬寶常。信都房之萬一哉。愚謂宋人多言而妬前。倔強而無本。類如此。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一皆然。不獨樂律而已。

升菴全集四十五卷

上下左右前後

大學論絜矩之道曰上下曰前後曰左右。經生講師皆朦朧其說。不知爲何等人也。有問於余。余曰。此五倫也。上下君臣也。注曰。不以無禮使之。不以不忠事之。此卽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也。上下非君臣而何。莫爲于前後。將何述。莫爲于後。雖美弗彰。論幹蠱曰。克蓋前愆。論傳家曰。垂裕後昆。前後非父子而何。至于左右。則內而弟兄長幼也。外而交鄰寮友也。五倫盡于是矣。或曰。何以遺夫婦。曰。夫婦不可以絜矩言也。婦有惡。禮有七去。夫有惡。則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柰何去之。婦死有再娶之禮。夫死無再嫁之義。夫婦豈可以絜矩言乎。大學之絜矩。卽中庸之自責自脩也。子臣弟友五倫盡矣。亦不言夫婦何也。豈可云所求乎婦。以事夫未能乎。是知大學中庸曾子子思相傳之轍如一也。

鳶飛魚躍

陳白沙詩曰。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香山益菴陳夢詳辯之曰。道具體用。體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也。性道皆實理所爲。故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虛耶。六經所以載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以之發言。則言必有物。以之措行。則行必有恒。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書何嘗以實爲虛幻。以有爲無妄也。其曰言外意。卽佛老幻妄之意。非聖人之蘊也。嗚呼。陳公此言。鑿鑿乎聖賢之真傳。不待曲說旁喻而切於日用。是真知道明理之學也。近日講理學者多諱言之。惟整

菴羅公與之相合而未相聞也。陳公仕爲雲南副使。有才幹。尙氣節。裁抑鎮守。太監錢能。爲其中傷去官。滇人至今思之。其出處之正。學問之純如此。而人罕知。憑虛者易高。而摭實者反下。翼飛者騰譽。而特立者蔑聞。是可慨也。

活潑潑地

中庸章句引程子云。活潑潑地。僧家語錄有云。頂門之竅。露堂堂。脚根之機。活鱗鱗。又云。圓陀陀。活潑潑。程子之言。未必用僧語。蓋當時有此俗語。故偶同爾。有人問尹和靖曰。伊川語錄載人問鳶飛魚躍。荅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當時曾有此語否。先生曰。便是。學者不善紀錄。伊川教人多以俗語引之。人便記了。此兩句。焯嘗問莫只是順理否。伊川曰。到此吾人只得點頭。今不成書。先生教人點頭。嗚呼。和靖親炙伊川。其言若此。蓋恐俗語誤後人。可謂不阿所好矣。朱子乃以入章句。所見何其不同邪。余嘗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哉。世之有說文爾雅。猶中原人之正音也。外此則侏儒之夷言。商賈之市語。漢唐以下解經。率用說文爾雅。匪惟解經爲然也。鳩摩羅什以漢語譯梵書。亦用說文爾雅。可見二書可通行百世矣。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儒者亦學僧家作語錄。正猶以夷音市語而變中原正音。或一方之語。不可通於他方。一時之言。不可施於後世。如喫緊活潑。便辟近裏。今不知爲何語。欲求易曉。反爲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簡。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眉合眼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辭達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

中庸鬼神之爲德一章其實言祭祀鬼神也。故始贊其盛而次言體物不遺。又次言齋明承祭洋洋如在。言體物之實也。又次引詩言神之格思格至也。明是祭祀鬼神也。宋儒著鬼神二字支離太甚。旣以二氣言。又以造化言。又以伸爲神。歸爲鬼。其實一物而已。是以伸爲神。指人物而言。其言一物。是合幽明陰陽爲言也。旣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迹。則有形有聲視之可見聽之可聞矣。豈不與中庸本文背馳哉。且中庸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無。又豈子思作書之旨乎。此章之旨。二言以敝之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而已。平常之理本如是。學者試平心思之神者。聖人所不語。蓋非通幽明達天德者未易言。而精氣遊魂鬼神情狀。於易言之何也。易者知化盡神之書。非養蒙之具。而中庸則垂訓教人。初學易知易行者也。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迹諸說。移以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愚嘗言解書如治病。須對證下藥。藥如對證。牛溲馬渤亦能奏功。藥不對證。雖金膏水碧反以戕命。

何邵公述古薦禮文

春薦尚韭卵。夏禴薦尚麥魚。秋嘗薦尚黍肫。冬蒸薦尚稻鴈。此所謂薦其時食也。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再祭再薦。祭于室求之于幽。祭于堂求之于明。祭于祊求之于遠。皆孝子博求之義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等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

方策

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方小而策大也。方木版也。策編簡也。簡是一片版。策衆簡相連也。

季文子三思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然則小廉乃大不忠之歸乎。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蓋曰再尙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植以肥己矣。不得其解者。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然則以三思稱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

改火

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此意料之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櫨色玄。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土位在中宮。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於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說也。統之則爲四時。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王於四時之末。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之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也。慎十四五時。先祖留耕。公教說如此。且云見宋儒某書。今不能記。其爲何書何人也。

子見南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矢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劉子玄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爲誓。否謂不合理。不由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纘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荅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吠其聲矣。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

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若如其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且孔子嘗曰。樂則韶舞。又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舜之大聖。其樂盡美。固其所也。而曰不意。非小之乎。譬今有二士。一有文名。一素無積學。有聞而登高科。聞者以爲固其所也。素無積學而登高科。人必曰不意。至於如此也。使舜而非聖。則曰不意作樂。至此盛可也。其說病甚矣。按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爲君。夔典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於齊廷。詫齊也。非詫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恒乃弑其君。故孔子聞韶而嘆曰。不意盛德之後。而乃篡弑。有所感也。此又一說也。

不觚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圓。故史記云破觚而爲圓也。足之四稜。漢宮鳳闕效之以爲角。文選云。上觚稜而栖金雀也。下爲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所謂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嘆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爲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又以勢言之。酒觚可削而圓。木簡不可削而圓也。木簡而規圓之。豈不成趕麵杖邪。是以知孔子所歎。蓋酒器而非木簡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尙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爲圓者矣。徒取其利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于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尙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去喪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夫子與點

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其用於世者何如也。三子皆言爲國之事。答問之正也。子路乃率爾以對。先蹈於不辭讓而對之非禮矣。夫子哂之。蓋哂其不遜。非哂爲國也。曾皙是時手方

鼓瑟而心口相與曰。夫子其不悅于爲國乎。又見赤與求之答。夫子無言。竊意夫子必不以仕爲悅矣。故一承點爾何如之問。從容舍瑟而試問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蓋逆探夫子之意也。夫子云亦各言其志。而點乃爲浴沂詠歸之說。蓋迎合之言。非荅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漠之濱。而忽聞曾皙浴沂之言。若有獨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飲水之樂。故不覺喟然而嘆。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嘆者。豈惟與點哉。至于三子出而曾點後。蓋亦自知荅問之非正。而蒙夫子之獨與。故歷問之。而夫子歷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二三子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嘆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摭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爲道妙。但欲推之過高。而不知陷于談禪。其失豈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又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又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堯舜可以當之。曾點何如人。而與天地同流。有堯舜氣象乎。且聖人之志。老安少懷。安老必有養老之政。懷少必有慈幼之政。非隱居放言亦爲政之事也。點之志與聖人。豈若是班乎。此言或出於謝上蔡之所錄。非程子之言。亦不可知。縱真程子之言。吾亦闕之矣。程子之賢不及孟子。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點也。人品之高下。孟子已有定論。且與琴張。牧皮爲伍。琴張。牧皮又可與子路冉有若是班乎。嗟乎。今之學者。循聲吠影。徒知聖人之所與。而不知聖人之所裁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陳歸魯。欲裁正之者。正爲哲輩。惜乎不知所以裁點之事。而徒傳與點之語。使實學不明于千載。而虛談大誤于後人也。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話。

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簣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爲後學病根。此可謂正論矣。呂與叔。程子之門人。而上蔡之友也。其詩曰。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坐春風詠不休。又曰。終日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又因程子吟風弄月之言。而演爲心齋之說。心齋乃莊子之寓言。此詩不惟厚誣曾點。又嫁非于顏子矣。其去竹林七賢南朝八達者幾希。審如是何不徑學莊列。而學孔孟。孔孟固如是乎。夫子歷聘。卒老於行。荷蕢晨門。長沮桀溺。植杖楚狂之徒。非笑譏諷。而夫子之轍不回。而佛肸公山之徒。召亦欲往。豈以不仕爲高者耶。充點之志。而不知聖人之裁。則與桀溺之忘世。莊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學。皆聲應氣求。響合影附。不至於猖狂自恣。放浪無檢不止也。鼓之舞之。流於異端。而不覺者。豈非堯舜氣象一言爲之厲階哉。

陳恒弑君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槍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慎按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主兵。何所爲發。必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衆則逋逃主也。獨往則刺客。靡也。二者無一可焉。而曰先發後聞。謬矣。疑者謂胡氏之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傳。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鄰有弑逆。聲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蓋指宋陳三國之君移兵以討州吁爲言。而非謂孔子也。若可以先發。孔子當先爲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史魚尸諫

史魚以尸諫衛靈公。虞世南夢進讜言於唐太宗。忠臣之奇節。史冊之異聞也。

上達下達

君子上達。謂士人君子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故曰上達。小人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身之業。故曰下達。○君子上達。公卿大夫。明明求仁義也。小人下達。農工商賈。明明求財利也。君子小人。位有不同。上下相須。故皆曰達。若凶人爲不善。不敗則亂。烏能達乎。

禹稷躬稼

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云。禹稷三過門而不入。或疑禹未嘗躬稼。稷未嘗三過門不入。是不然。皆紀實也。書云。禹曰。子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蓋禹爲司空。稷爲田正。益爲虞土。田山澤。烏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孟子云。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是益偕行之證也。山海經。廣都之野。有后稷之迹。是稷偕行之證也。而尚書之暨益稷。尤爲明證。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視乎。三人同受舜命。必同寅協恭。豈如後世避侵官離局之嫌乎。

桓文譎正

五霸莫大于桓文。桓文之事。莫大于會盟。會盟之舉。莫大于葵邱踐土。然葵邱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張九

成之說。殊爲理長。集注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小者爾。當表出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無爲而治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楊子法言。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篡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莊子曰。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莊楊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蘊矣。使夫子九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爲然矣。當合而觀之。

匏瓜

吾豈匏瓜也哉。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飲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食哉。左傳曰。匏不才於人共濟而已。正與孔子之言及詩匏有苦葉相合。

八士姓名

大理董難曾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夜音亞。一韻也。季隨季駒。隨音馱。駒音窩。一韻也。周人尙文。於命子之間。亦綴密不苟如此。

用我吾爲東周

明道先生曰。吾其爲東周乎。蓋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爲也。亦非革命之謂也。伊川先生曰。東

周之亂無君臣。上下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二程之言如此。因論曰。周轍不西王綱解紐。孔子作春秋。托始于平王。蓋傷東周之衰也。詩亡而後春秋作。孔子刪詩。于正風首錄黍離。其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傷興復之無人也。錄變風。干鄘下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而忘西周。故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其在雅之詩也。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雪山王氏曰。平王遷于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子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成周。此小東也。東而又東。澤爲東薪。而道爲茂草。西方益遠矣。其在論語則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其中庸則曰。憲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夢周公。欲行周公之道也。憲章文武。欲舉其政也。其心豈一日而忘西周耶。故公山不狃以費叛。佛肸以中牟叛。孔子皆欲往。究而言之。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子之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轍助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正欲張公室也。佛肸之中牟。亦猶不狃之費矣。或曰。傳者謂興周道于東方。是乎。荅曰。是未喻乎字之微旨也。其微旨若曰。如有用我。吾其肯爲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當是時。東周之臣。如宰咺。家父。容悅之臣也。非安社稷者也。萇。弘。城。成。周。有安社稷之志者。劉康公。成。肅公。有安社稷之功者也。未及乎天民大人也。惟聖人有過化存神之妙。撥亂反正之才。必欲挽東周爲西周也。或不狃。佛肸。皆以叛書。何也。荅曰。論語之書。豈孔子自作哉。門人弟子之筆也。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公久矣。況知宗周乎。仲由冉求。任四科之列。而爲季氏聚斂。且助之伐顓臾。況其下乎。左傳之言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是以黨惡滅君爲功。反以張公室爲罪。其書不狃。佛肸之叛。曷怪乎。觀書者當

求于意外。不然。紙上陳言矣。

梁惠王遺事

梁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注疏及朱子注皆不詳。按戰國策。甘茂謂秦王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衣而拘於秦。又蘇秦說齊閔王曰。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用商鞅計。以言佯尊而驕之。魏王乃廣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不以德魏。則所謂天下莫強者。伐楚勝齊。拔邯鄲也。所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卽所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也。惟徒跣而次于齊。布衣而拘於秦。史記及司馬公通鑑皆不載。無以見其實事。關繫亦大。且可合孟子之書。宜書之。

子思子語

子思子云。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卽孟子小體大體之論。

霸伯同

論語憲問篇註曰。霸與伯同。長也。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爲天下所歸。則王平轉聲而爲王去。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入轉聲而爲伯去。皆

有爲之稱也。正音爲靜字。轉聲爲動字。以此證之。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爲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苟矣。註疏未發明。故特著之。

賢聖之君六七作

朱子註云。由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慎按尙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太戊。其在高宗。其在祖甲。又總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稱。而不言太甲。則祖甲並美二宗而賢於太甲明矣。以祖甲與周文王而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賢君。獨不及祖甲。何哉。予詳考而思。司馬遷作史記。未見古文尙書。乃取國語帝甲辭之一語而衍之曰。祖甲淫亂。孔安國注尙書。遂以祖甲爲太甲。甚矣安國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即使祖甲爲太甲。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於中宗高宗之後。言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如此之顛倒也。朱子不稱祖甲者。蓋亦信史記及孔安國之過也。王伯厚曰。祖甲之賢。與高宗侔。在殷亦當稱宗。特以世數未及。祧期而殷亡。故不及崇宗號耳。此說得之。

志至氣次

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曰志至氣次。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冰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出。哀而淚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以文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豈志甲而氣乙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爲甲乙之差。故

復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辯。亦既曉然矣。今之說者。猶以至次爲甲乙。則公孫丑之間爲是。而孟子之言虛矣。

配義與道

孟子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朱子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謂。近高泉謝氏云。合字是也。而有助字。却非謂其有彼此之分也。文公此解。緣信師說太過。延平先生云。配是襯貼起來。又云。氣與道義一滾出來。一滾出來之說極精。而襯貼起來之說欠瑩。文公語錄云。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滾發出來。此說極精。則解配字。只消一合字足矣。不應并取補貼之說。而添有助字也。曰有助。則又似兩物相補貼。而與一滾出來之意異矣。余謂高泉之說善矣。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又曰。天人合一。已是賸一合字。其言妙。得孟子配字之旨。余子積性書有云。氣嘗輔理之美矣。理豈不能救氣之衰乎。羅整菴云。不謂理氣交相爲暢如此。嗚呼。是卽合而有助之說之病也。

置郵傳命

孟子置郵傳命。古註。置。驛也。郵。駟也。或問余。驛與駟。置與郵。何分別乎。余曰。考之說文。駟。傳也。驛。置也。置。緩而郵速。驛遲而駟疾也。置有安置之意。如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左傳。楚子乘駟車會師于臨品之上。又祁奚乘駟而見范宣子。又子木使駟謁諸王。又云。吾將使駟聘問諸晉。以上駟字。見於左傳者四條。皆言速馳之意。後世不達駟字之義。而吏牘俗書。又以駟爲驛之省文。

本朝刻春秋大全。皆認駟爲俗書省文。盡改左傳四駟字爲驛。作者之精意隱矣。○漢制四馬高足爲置。傳皆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故不得不遲。一馬二馬爲軺。傳軍書使命之用。故不得不疾。漢文帝自代。來乘六傳車。亦取其速。○驛與駟二字。於文義爲小。然混而不分。則解經皆謬矣。元許白雲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蓋想像妄說。初無所祖。不思古注郵訓爲駟。若是步遞。字何以從馬乎。

廛字義

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者。卽今之虛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廛。卽今人浮鋪也。此極明析矣。陳相之滕。願受一廛。使其有肆有宅。豈得奪人之居以處他國乎。日月所經之道。曰辰。又曰躔。亦從廛。蓋辰爲天壤。亦如地上城市之空地。此尤可證。

氓字訓

氓之爲字。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又云。新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氓之癡癡。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此蓋氓之離其本土而淫于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爲氓。此蓋去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若是本國。何得云天上之民。若是本國。又何得稱氓乎。

立賢無方

孟子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於窮旦夜之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攷之。虞夏用人止於世。

族。左傳八元八凱。則高陽辛之才子。史記禹稷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書傳。以益爲皐陶之子。皐陶則高陽氏才子。庭堅也。周之家法。以親親爲重。以異姓爲後。武王兄弟九人。若魯衛管蔡霍曹邲郟。皆列爲顯諸侯。召畢亦以同姓爲上公。雖凡民之俊秀。論於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僅此矣。逮至春秋。孔門高第仕者。不過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間舊矣。蓋其一時之弊。周公諒亦知其未廣矣。故日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爲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傳說諸大臣。非以親舊以其賢也。蓋主於立賢。則有德是親。固不問親之情。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賢之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爲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盡行其志也。何以知其然也。管蔡之叛。雖未發。而周公明哲。豈不能逆知之。周公知之而亦難於言。蓋言之必不用管蔡。當時習俗已久。必謂周公間親間舊。而忠言反爲薄論。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此之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以世。此豈獨紂之罪。自唐虞以來。已如此矣。武王雖惡紂之官人以世而已。不能改積習之常。久則難變也。故曰周公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以今言之。國君用賢。亦何不得已之有。蓋尊者親者。未必賢。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則尊與戚之黨。囂然而議。是其時積習使然也。若在今日。則朝釋耒耜。暮登槐衮。人亦安之矣。又通論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苗裔嬋媯。雖貪如狼。狠如羊。蠢如豕。虢如虎。皆用之。而當時秀民才士。屈於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幾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晉六朝。又踵其弊。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貪狼蠢虺。皆據顯位。謂之華腹膏梁。南之并詔。北之侯景。亦憤

族姓之下而至於作亂。景在江南。求娶於王。謝不得。乃按劍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雖其凶悍出於天性。致亂亦有由矣。然則湯之立賢無方。豈非萬世君人相國之第一義乎。

周公思兼三王

孟子云。禹惡旨酒云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宋儒註云。或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此言是也。但引其端而不竟其說。愚謂孟子此章。專贊周公事業之盛。非贊三王也。蓋言周公欲兼三王之事。以相天子。然禹之大功在治水。周公時無水可治。則法禹之惡旨酒。好善言也。湯之大功在伐桀。救民。周公則無桀可伐。則法其執中立賢也。文王至德。則以服事殷。今無殷可事。則法其愛民求道也。武王之大業在伐紂救民。今紂已伐矣。則法其不泄邇。不忘遠。以廣守成之大業。立太平之基可也。蓋三王之治功。爲君道之極。所以立後世相天下者之標準也。

博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詳說可廢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測。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億兆兼照者也。若塗閉其七竅。折墮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

舜避堯之子

堯授舜。舜授禹。舜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受終於文祖。受命神宗。天之歷數在爾躬。見於尙書。著於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孟子旣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於庭。

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僞爲遜避。則如曹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爲之乎。且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固私丹朱商均爲一人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人之心乎。今日方避而明日偃然又來。是何舉措乎。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爲無稽。禹未嘗禪於益。孟子嘗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例是可也。荀子云。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

瞽瞍殺人

問有所不必荅。不荅是也。荅之非也。不荅可也。兩兒論曰。孔子不荅。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人存而不論也。孟子於桃應之問。不荅可也。必再三言之。愈起後人之議。是不若不荅之爲愈也。予又思爲之說曰。人之殺人者。雖其凶悖。然亦必有由。非有犯之。則有求而不得也。瞽瞍旣爲天子父。尊之至。誰則犯之。以天下養。何求不得而殺人耶。使瞽瞍而獸也。則不可馴。獸而少有知。則梁鶩之虎可媚也。况亦人類乎。即使其果殺人。則議貴之辟。在臣下且然。烏有天子之父。一犯法而遽拘于狴犴。親伏歐刀乎。即使臯陶果執之。舜可逃也。則大寶將安歸。士師將何以自解於天下乎。桃應之言。果如小兒之辯。惜乎孟子不能如孔子之不應也。

尹和靖對高宗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

譬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養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稱學生。何以異於野人哉。

升菴全集四十六卷

老子論性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曲爲譏評。但知其出於經。則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又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本出於淮南子。而諸葛稱之。若儒者知其爲劉安語。又肯取乎。

老子解

干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椽杙。龍吟虎嘯。至音也。尙頰舌之感者。必下於蛙龜。故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

嚴君平註老子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吳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嬖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關尹子

今世有關尹子。其文出於後人僞撰。不類春秋時文也。按列子仲尼篇。引關尹子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惟默而性成者得之。知而忘情。能不爲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又說符篇引關尹子謂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按此二條。皆精義格言。今之僞撰者。曾無一語類是。可證矣。關尹子書雖亡。觀此二條。亦嘗鼎一臠矣乎。

關尹子妙語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成物。

鬻子

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後人屢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

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民免於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夭闕。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爲僞書矣。曷取賈誼書中七條傳之以冠于書，亦愈于傳贗售僞也。

莊子解

莊子爲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尙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豨，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儀之以牛之白類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爲義，其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爲磬文。數目，顧脰，有卽顧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漫曰：此文字奇處絕妙，又惡識所謂奇妙，千八百載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羅勉道莊子循本序

內則邪醬，讀作鯤，國語亦云魚，禁鯤鮪，皆以鯤爲魚子。莊子乃以至小爲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南史吉璠傳，鯤鮪鮪

蠟尚食
其生

風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稟受亦然。衆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竅息。

林疑獨註莊子天籟一節

西蜀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渾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卽當帥而求之於未成之先。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

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

夢而爲蝶。不知有周。覺而爲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

林疑獨

逍遙遊。盡性也。齊物論。窮理也。養生主。脩身也。

碧虛陳景允

儻忽生而渾沌死。以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

陳碧虛曰。好生者以世事爲樂。趣死者以人世爲勞。唯超生死者。可以論其大槩矣。

調體註

解其天弢。墮其天裘。林疑獨云。人生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弢。如書之在裘。呂惠卿曰。解弢則弛。張莫拘。墮裘則卷。舒無礙。

稀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呂惠卿曰。囿而圃。宮而室。言世益衰。居益狹矣。

知北遊

萇弘被放歸蜀。剗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外物。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于此矣。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卽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竇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僂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

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裏事也。此語尤精。可相比于荀孟。又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凋於秋天。李太白用爲詩語。而人不知其本于子玄也。

康節論莊子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無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無所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莊子語暗合中庸

莊子曰。尸居而龍見。不見而章也。淵默而雷聲。不動而變也。神動而天隨。無爲而成也。又曰。尸居龍見。戒慎乎其所不覩也。淵默雷聲。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淮南述莊子語

莊子云。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其言錯綜成文。妙矣。淮南述之曰。凍者假兼衣於春。暍者望冷風乎秋。又較明白。古人辭必已出而不相襲如此。

莊子論經不言禮樂

莊子曰。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爲朱子之所深取。且曰。莊子是大秀才。荀子不及信矣。或謂其遺禮樂而不言。以議其失。非也。莊子之言。多舉略以例詳。如九淵之名。止刻其三是也。六經而舉其四。則禮以道中。樂以道和。推之可知。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示人以知要。

也。詩言思無邪。則易之詩書之中。咸可例推。莊生之言。亦孔門家法也。

老萊子語

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撻。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

晏子語

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于魂。此晏子語也。今例知爲宋人語。不知祖于晏子。

管子韻語

管子之文。多用韻語。如云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晝日恒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作堂。

作室者。詩所謂上入執宮功也。

又言堤坊之利。曰。民得其饒。是謂流膏。又言五粟美士之狀云。淖而不訶。剛而不覈。不濘車輪。不汚手足。其造語之妙。秦漢以後人。豈能及也。

賈子韻語

賈子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來。來叶音歷又曰。見祥而爲不可。則祥反爲禍。見妖而迎

以德。則妖反爲福。福叶音逼皆極文字之妙。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邱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用孔子而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陸子

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拱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五伯疇駕。六國摧軌。

青史子

青史子載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蓐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縵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倚升。而不敢煎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

孔叢子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作隴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世莫有知其言之出于孔叢子也。

文中子

文中子一書。格言至論甚多。若其中拆洗論語之文。描畫孔門之像。若吳楚僭王者名號。兒童學長者拜揖者。皆其門人之罪也。試舉一條。如云陳叔達行令郡縣而盜不止。聞文中子門人心化之言。退而靜居三月。而盜賊出境。此段明是粧點。使盜賊三月入境。備資餼牽亦竭矣。不出何待。又以爲功。不亦迂耶。

管商論金粟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鐘而鎔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鎔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其術先後若合符。然其文亦不易及也。

淮南子載格言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此五語出淮南子主術訓下篇。蓋古之格言。而淮南述之。孔明又舉以教子也。然五語之中。澹泊寧靜二語。足以該下三語矣。孔明博學而精擇如此。又心欲小而膽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亦出淮南子。而孫思邈引之。然膽欲大之語有病。不若志欲大之善也。能欲多而事欲鮮。此句不可少。孔明思邈同引淮南子語而優劣不同也。

淮南太玄法言新書

正部云。淮南浮僞而多談。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亦確論。

陰符經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有禽之制在氣一語。梁肅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一語。馮用之機論權論兩引之。此外絕無及之者。

汲冢文誣

汲冢瑣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末喜交。其誣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戰國之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爲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

漢人好作隱語

後漢人好作隱語於文字中。蔡中郎題曹娥碑云。黃絹幼婦。外孫盍曰。隱絕妙好辭四字。魏伯陽參同契後序云。鄒會鄙夫。幽谷朽生。委時去害。依託邱山。循遊寥廓。與鬼爲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湯遭厄際。水旱隔屏。隱會稽魏伯陽五字。古魏字作魏。故云依託邱山。宜乎後世白丁道士不知。而以丹法解之。可發一笑。又孔融離合作郡姓名字詩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時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呂公釣磯。盍

口渭滂。離口字

九域有聖。無土不王。成字口合或合成國

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

海內有截。隼逝鷹揚。離一字子一合成孔

六翮將

奮羽儀未彰。離甬字

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成融

玳璇隱躍。美王韜光。攻去王乃文字

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

按轡安

行。誰謂路長。離手字蔡中郎魏伯陽孔文舉皆後漢末同時人。與袁康吳平亦同時。隱語離合相似。故詳合成舉。

著之。以見越紐之出於袁吳二子也。歷千餘年而始顯。不謂余爲千載知音乎。

鮑昭迷語

鮑昭集中謎語三字。其云二八四八。飛泉仰流。井字也。頭如刀。尾如鉤。龜字也。乾之一九。坤之二六。桑字也。頗爲拙劣。今之商謎燈牌者亦笑之。乾坤與桑何相關乎。東坡硯蓋銘曰。研猶有石。峴更無山。姜女旣去。孟子不還。簡妙勝鮑多矣。

隱書

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今不可見。大抵歡譔幽奧之辭。書云。時日曷喪。其始也。左傳蘧揚求救於楚。師喻晉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珮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檀弓之蠶績。狸首。淳于髡之蟹螺。甌婁。雜見於禮記戰國策說苑列女傳諸書。言無微而可略。此之謂也。至于東方朔郭舍人之問對。直俳優之雄爾。

梅福語

生爲我醜。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乃棄官隱洪崖及玉笥山。

文人作僞書

劉歆七略。敘官稗小說。在周書爲首。卽晉代所伐家汲冢周書也。今所傳者十之一爾。其中言舜囚堯。禹

距舜伊尹通末喜。太甲殺伊尹。武王斬紂頭。皆害義傷教之甚。太史公信之。以斬紂事入史記。誣聖多矣。

其後有十洲記。漢武帝內傳。神異經。洞冥記。晉有王子年拾遺記。梁有四公子傳。一曰蜀闔。上音攜。下音琛。入聲。二曰

戲杰。上音萬。入聲。下音曷。三曰戮齋。上音順。下音瀾。四曰仇膺。上音掌。下音覲。皆以奇字湊合。傳凡數千言。皆無足觀。而託名沈約。可

笑也。唐人天寶遺事。五代王仁裕撰。尤淺陋。疑亦託名王仁裕。予觀仁裕所撰玉堂閒話。不如是虛妄也。宋有碧雲驪。則誣善醜正甚矣。又有雲仙散錄。清異錄。僞撰杜詩注。嫁名東坡。一切可以焚棄。

孔明戒子書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至于亂。

孔明爲後主寫申韓

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知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衝。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子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益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

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曹操欲用孔明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于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羽。真有人君之度。豈止雄于三國邪。

宋人譏荀卿

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爲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錄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鹽鐵論曰。李斯與荀卿。邱子同事荀卿。荀邱子脩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原。故及之。

文公著書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得爲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

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爲盜。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聲聲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魏鶴山語

魏鶴山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玄。通靈等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旣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傳。而世亦罕知其人矣。

子由論書

蘇子由云。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奮發而嚴厲。非深於文者不能爲此言。

黃潤玉

四明黃潤玉所著有經書補註。多可取者。又有海涵萬象一卷。如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又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又解漢書云。罕字從罔。不花蒂窗櫺也。殊得

古人制字之義。及宮室之形。解莊子遊方之外云。方。矩也。出于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又曰。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弘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譎。言皆有理。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苻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全書無憑證。直搆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爲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人羽客。僞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于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鬻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筭。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僞蘇注。至名家亦爲所惑。且引用焉。噫。

魯仲連顏蠋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顏蠋。而皆惜其未聞道。亦名言也。

易略

王弼易略例云。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此藝圃俊語也。曰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又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此理窟妙解也。自宋人傳義行。科舉宗之。此書殆將廢矣。

太玄非擬易

孫明復曰。揚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與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無樂極樂

文子。能至于無樂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樂極矣。佛書言於不樂中求極樂。於極樂中求不樂。於此言互相發。亦至理也。

膠膠擾擾

莊子曰。膠膠擾擾乎。膠之一字。下得不苟。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又云。一死生。解外膠字。正應前不膠於心之膠。膠之爲物。有粘着之意。解則有頽敗不粘之意。韓公用此二字。亦不苟也。語雖本於莊。而得韓之拈出。莊意益明。乃古今兩敵手。碁也。杜工部詩。黃門飛鞚不動塵。蘇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公語益精神。焦氏易林云。過時不遇。柄如且飢。而毛詩怒如朝飢之義益明。又云。枝葉盛茂。召伯遊暑。而毛詩甘棠之義益明。非如後人蹈襲之比也。

天鬪天摠

潛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強富之。則是與天鬪也。況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鬪。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又曰。民安樂則天心摠也。天心則摠陰陽和。此皆格言也。天鬪天摠文字尤奇。

天聰天明

韓非子云。寄於天聰以聽。乘于天明以視。此古之格言而非引之。

舌柔齒剛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夫齒乎。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皇帝王伯

前漢書王莽傳。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後漢書。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邵堯夫以皇帝王伯配春夏秋冬。而易配皇書配帝。詩配王。春秋配伯。亦有所祖也。

自相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本此。

以手通指

何休公羊注。以手通指曰揖。謂揖以敬人。以手通意也。指意也。又云。以目通指曰瞋。瞋與瞬同。史云。願指氣使。亦是以願通指也。指與旨同。陸佃易爻觀我朵頤注云。以願通指曰朵。劉敞漢書補注。躡足附耳注。以足通指曰躡。

美男破老

汲冢周書云。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蓋頑重昵比。則犂老播棄。豔妻煽處。則忠臣結舌。

螻蛄蝸蟻

說苑載孔子曰。遠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尙存耳。言政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螻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遠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螻蛄之聲。則朝有蝸蟻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蓋斷斷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卽孔子之所謂譁也。

宿於田更

列子云。禾生伯子。人姓名出行。經堯外宿於田更。更訓老。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列

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

明道若昧

老子。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文皆用韻。三句一易。李斯泰山刻文。其祖此乎。

鹵莽滅裂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芸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

古有烏芸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芸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扣之。

喬宇嵬瑣

嘉靖初給事中張紳上疏言時政。中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喬宇嵬瑣之語。

上以此四字問內閣。值慎在史館。卽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近日之學。謂不必讀書考古。不必格物致知。正荀子所謂喬宇嵬瑣者也。

逍遙遊

黃幾復解莊子逍遙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野馬

莊子野馬注云。日光尙未詳悉。按內典龍樹大士曰。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爲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

論衡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了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蓋文有以含蓄不盡爲工者。若莊子數九淵之目。而止列其三。列子書九淵具陳。

說盡則索然無味矣。

堅瓠

管子曰。攻堅則軼。乘瑕則神。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爲先。淮蔡而後。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爲先。江南而後。河東。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大姦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與竽字相近而誤也。

陽鱈

說苑。子賤爲單父宰。初入境。見有冠蓋來迎者。子賤曰。車驅之。所謂陽喬者至矣。陽喬。魚名。不釣而來。喻士之不招而至者也。其魚之形則未詳。按荀子曰。鱈者浮陽之魚也。唐文粹。宓子賤廟碑云。豈意陽鱈。化而爲魴。喬從魚爲鱈。字義乃全。

掉闔

鬼谷子書有掉闔篇。掉音擺。掉之者。開也。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飭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孟子所謂以不言飭之也。

逐鼓

宋儒語錄。今之古文。如舞逐鼓。人多不解爲何語。按元人樂府有村里逐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衙鼓格圖。

官衙嚴鼓之節也。衙訛爲逐曲名。村里逐鼓者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笑者以是名之。語錄云如舞逐鼓者謂無古人之學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戲婦

杲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酌營。不知限制。至使有傷於流血。踈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戚。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旣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尙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諛親。或褻裳而針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于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杲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雉噫

楊子言孔子之去魯曰。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者。注。雉噫猶歌嘆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卽雉噫之歌也。唐文。聆鳳。衰於接輿。歌雉噫於桓子。

三全

亢倉子
格言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六崐

管子慮義氏作六崐以迎陰陽。周人循六崐以明陰陽。見輕重篇。崐音計。音義亦同。蓋計算之義。故引之以爲輕重之證也。范子有計然。其人姓辛名文子。因其善計算而精研。故號曰計然。又作研。又作計倪。漢碑亦作崐研。

華實

後漢書引老子。君子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而不居其華。虞喜志林曰。諸葛恪不納呂岱十思之言。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又魏書云。曹子桓丕之乘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庶子劉楨。家丞邢顒也。選詩。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丞。又陳書云。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

杜伯射王下鄣

注引周春秋。其文不悉。按顏之推冤寃志。亦引周春秋頗詳。文又奇瑋。今補載之。周杜國之伯。名爲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之。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遠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卽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司工錡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柰何。

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柰何以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於弓矢而死。

康節不信命

張橫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蠹子數。托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

升菴全集四十七卷

吳越春秋

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世所行曄耶方耶。

史記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爲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字。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爲一句。長卿故倦游爲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籛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胸。無怪其然。獨可爲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穆王史記解

汲冢周書史記解一篇。穆王命史臣戎夫歷陳古之亡國二十八君。以爲覆轍而鑒戒之。朔望以聞。又作甫刑之書。以恤民。聽祁招之詩。而返國。可謂改過不吝。冥豫有渝矣。亦賢矣哉。司馬遷周紀不著其事。茲特表出之。

經史相表裏

蘇老泉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要其歸宿。言經史之相表裏也。元儒山東雲門山人張紳士行序定宇陳氏通鑑續編。衍其說云。史之爲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

成一家之言。史之爲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爲一代之制。故太史公之史。其體本乎尙書。司馬公之通鑑。其體本乎左氏。朱子之綱目。其體本乎春秋。杜佑之通典。其體本乎周禮。惟易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韓嬰之韓詩外傳。邵雍之皇極演易。可謂傑出矣。○此論甚新。余嘗欲以漢唐以下事之奇奧罕傳者彙之。而以蘇李曹劉李杜韓孟詩證之。名曰詩史演說。衰老無暇。當有同吾志者。

春秋國之鑑

說苑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以司馬光所編歷代君臣事跡。賜名資治通鑑。以此。

古史考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爲帝。或以爲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爲臣。或以爲火德之主。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至哉言乎。予觀近日刻國朝登科錄。洪武庚戌。至甲子。不知取士之科幾開。張顯花倫金璫。不知爲何科大魁。況考論洪荒之世乎。

漢書列于紀年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旣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番矣。其孰爲是邪。善乎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

列子之言誠荒唐矣。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小司馬索隱注誤

司馬遷既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禎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他。獨特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乎。

太史公律書

太史公之爲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也。

平準書食貨志同異

馬廷鸞曰。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槩駢農民以效商賈之爲。太史公平準書。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蓋添如異時三字。是謂駢農民以效商之爲也。呂東萊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紀事之文。惟貴明白。是以通鑑取志語也。

史評

太史公年表于帝王則敘其子孫于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索以相屬編字戔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于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于方寸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簡便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

漢文

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隋何。陸賈。酈生。游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楊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老泉評史通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史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譏誚者。唯子鍊爲差愈。吁其難而然哉。楊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寶錄而讀之。意其可拳石班馬而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事。則言傅遊藝死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傅遊藝言之也。游藝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游魂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取節焉可也。黃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焉。則子玄子陳作史列三卷。

漢末史傳屈筆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邱。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

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五代史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于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爲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萃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爲楨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況其筆力萎靡。不足窺司馬遷藩籬。而云勝之。非公言也。

二唐書

五代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澆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余又觀姚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荅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剪裁晦澁。事既失實。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爲宋一代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著頓絕如此。宋人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知可盡誣乎。今具載二書之文于左。

舊唐書文

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爲馮翊太守。車駕幸三百里內。合朝覲。遣中官詔元崇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而元崇至。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所問。卿可宰相行中行。元崇猶後。上案轡久之。顧曰。卿何後。元崇曰。臣官疎職卑賤。不合叅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頗訝之。

至頓。上命宰相坐。元崇乃跪奏曰。臣三奉作弼之詔。未卽謝者。臣以十事上獻。有所不行。臣不敢奉詔。曰。卿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天下。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有望于卿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理。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猥竊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錯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倖之徒。冒犯憲綱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侯家戚里貢獻求媚。近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盡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福先寺。中宗造程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巨萬。耗蠹生靈。凡諸寺觀宮殿。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重觀之。卽心不安。而況敢爲之哉。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阻絕。臣請凡在官之士。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于閹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鄧閻梁。交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爲患。臣請書諸史冊。永爲商鑒。作萬代師。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肌刻骨者。元崇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于燕公下。燕公讓不敢坐。問之。說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坐。元崇曰。張是紫微宮使。臣外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元崇遂居坐。天下稱賢相焉。

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擊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倭。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浸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章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閹。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翌日。拜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莪巍。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楚。楚開蠻服。剝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蛋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僅得其中。俗云搨高一丈。墻打八尺。信其然乎。

宋史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爲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

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古修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闕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修。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既非所長。而古文又未經心。其踈舛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于春秋。殆魏子牟所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史傳遺事

張唐英論于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今殉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贇。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

幸矣。

野史不可盡信

野史不可盡信。如唐之河洛春秋。誣顏杲卿上祿山降表。而郭子儀陸贄之賢。皆加誣焉。宋代尤多。如誣趙清獻娶倡。司馬溫公范文正公奔競。識者已辯之。至于國史亦難信。則在秉筆者之邪正也。如兩朝國史。貶寇準而褒丁謂。蓋蒲宗孟之筆也。蔡京及卞。又誣司馬而謗宣仁太后。非楊中立與范冲。孰爲正之。近日李默怨先太師。不與翰林。及刻孤樹哀談。雜入王瓊讎家。誣辭嶺南梁億。乃梁文康公之弟。文康與先太師同年同官。本無嫌隙。特所趨不同耳。億著皇明通紀。隱沒先太師之善。如正德庚辰嘉靖辛巳。改革之際。迎立之詔。江彬之擒。皆匿而不書。乃以宸濠護衛之請。謂先君與之時。先君丁憂于家也。先君不草威武大將軍勅。幾陷于危。乃舉而歸之。梁公不知寫威武大將軍勅者。梁公也。內閣有勅書稿簿。綴撰者姓名于下。豈可誣也。無乃欲蓋而彌章乎。其他如灼艾集。武官所輯。尤不足據。

伯夷傳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爲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戾。卽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相如傳

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劉知幾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奔事。亦不自諱。何哉。

禹碑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岫嶽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能道也。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爲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爲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岫嶽峯。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政子一模。刻於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韓公及朱張求一見而不可得。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一奇矣。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七字誤也。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叅身洪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伸禪。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予又考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首有禹篆十二字。輿地志。江西廬山紫霄峯下有石。

室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縋入模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鴻荒漾余，乃權六字可辯。餘叵識。後復追尋之，已迷其處矣。福建莆田縣陳崑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模之，形類禹刻。何焘詩：鳥書蟲文不可識，如讀嶠巘神禹碑。禹之遺跡靈闕如此，號曰神禹，抑有由矣。予既得禹碑刻，作禹碑歌。

扶風縣夫子廟碑

扶風縣夫子廟碑，首云：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云云。作者唐大歷二年丁未，駕部郎中程浩。碑尚在扶風縣。今傳爲皮日休誤矣。皮在僖宗廣明年，與大歷相去年代殊遠，不知何以錯誤如此。此碑書法清勁，仍多古字。地作墜，三作或，道作衢，子作孺，光作究，唐作戩，天作禿，善作譚，遊作逕，曹作畧。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台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太史公亦迂哉。

石經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於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

谿典彈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尤善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今猶有存者

九鼎入秦

昭襄之世既書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曷又書使千人沒泗求周鼎不獲乎吁此太史公深意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以自解於天下九鼎入秦之說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矇書以欺後世也太史公從其文而不改又於始皇紀言鼎沒泗水以見其妄鼎果在秦曷爲又入水以求之乎又於新垣平傳言九鼎淪於泗其事益白矣然則鼎曷能沒於泗舒雅云威烈王時九鼎震震之者淪之兆也既震矣曷爲不能沒哉宋太邱社亡自亡也社能自亡鼎之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人十二靈爽芳矣魏人徙之則潛然下泣況神禹之鼎乎龍泉之劍入平津湛盧之劍去楚國彼固非鼎匹也神物義不污秦明矣宋子虛言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有若誣而實者鼎入泗水也楊子曰予觀關羽上玉璽賤云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歎曰璽者楚璞秦刻爾何光怪若是況夫鼎者鬪苞著之乾象義文垂之易卦翺於禹歷三聖之神聖乎酈道元曰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淵泗秦始皇時見于斯水

始皇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系而行。未出。龍齒斷其系。故語曰。稱樂太早。絕鼎系。此則孟浪之談。予無取焉。

大招

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蔚。穠秀。先驅枚馬而走。僵班楊。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所作。體製雖同。而寒儉促迫。力追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招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古。不爲詞人浮豔之態。而近於儒者窮理之學。蓋取其尙三王尙賢士之語也。然論詞賦不當如此。以六經言之。詩則正而葩。春秋則謹嚴。今責十五國之詩人曰。焉用葩也。何不爲春秋之謹嚴。則詩經可燒矣。止取窮理。不取豔詞。則今日五尺之童。能寫仁義禮智之字。便可以勝相如之賦。能抄道德性命之說。便可以勝李白之詩乎。

廣文選

予閱廣文選。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爲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爲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阮步兵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作叔夜。不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其疏謬如此。

張良鴻溝之諫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升菴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爲義也。且張

良之佐漢。本爲報韓仇。韓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也。且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嬴秦。高祖之誅秦滅項。何異於書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息肩乎。程子之所謂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熾。則天下生靈。死于干戈者。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立論。何其迂哉。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辯僞朝字。惜未見此。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周后稷世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封至文王卽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爲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爲一千九十餘年。卽使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數。豈有此理邪。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凡九十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

周家帝王之世。國史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盡信乎。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恆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視白日。不爲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象瞻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卽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

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蜀取劉璋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法正之計，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巧說少信

史記貨殖傳：南楚好辭，巧說少信。諸家不解此句。余謂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莊周與惠子俱濠人。宋玉作大小言賦，又作神女高唐賦。韓詩外傳載孔子與子貢交辭於漂女，皆南楚巧說少信之明證也。

漢世武技

漢書王尊傳：迹射士千人，注：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又有射聲校尉，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觀之，見漢世武事選練之精如此。

如日夜出

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有如日夜出。諸家無註。予解之曰：曷言乎如日，光如日也；曷不言日夜出，日不夜出，夜出非日也。有不宜有也。曷爲書紀異也？晉書書有日夜出高三丈，遂日之矣。班氏書法，春秋復起，亦不能易矣。班之敍傳，自目爲春秋考紀，有意於續獲麟乎？讀者愛傳志之宏博，而忘考紀之簡嚴，何哉？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二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鷄卵殼。必家至日取。每筭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筭數。筭已。則以次唱而筭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修記錢氏重斂之虐。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予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斂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老泉公論

蘇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而史之才宜有如邱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公矣乎。其論乎。蓋雖韓愈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而宋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不足以欺兒童。而可誣後世乎。

君主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皇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泊娶婦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爲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秀羸多能

北史稱崔浩。尪纖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

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角端步搖

晉書載記贊。角端掩月。步搖翻霜。按角端謂弓也。李陵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爲貴耳。步搖者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目之爲步搖。後訛爲慕容。因以爲氏焉。

景雲年

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卽位。未踰年而改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慎謂前若書景龍四年正月。至五月。自五月後。上書景雲六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矣。之翰之論曰。古之人君卽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噫。凜凜乎春秋之筆也。之翰名甫。吾蜀人所著唐論。筆力在范祖禹之上。與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有史遷之風。今罕傳于世。惜哉。

姚璿諂武后

武后時明堂災。姚璿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災。盛德彌永。其諂而曲如此。史乃以之與狄仁傑。王方慶同傳。異哉。張唐英云。求璿其侶。乃與洛水進赤石者可爲同等。可污狄王二公之傳哉。按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于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此事。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此語所出。誠可爲史中笑柄耳。宋汪

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僧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誣楚。其顛倒是非。助佑姦逆。與姚璿對武后正相類。其能免斧鉞之誅於君子之論哉。

李泌家傳

柳玘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而取范陽之謀。其首也。史多逸其事。惟鄴侯家傳爲詳。司馬公通鑑多載之。至朱子綱目。乃以家傳出其子孫門生。疑非實錄。善乎眉山史炤之言曰。家傳誠不可盡信。亦豈得盡不信哉。

韋月將崔善正

洛陽布衣韋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椒房。浙西布衣崔善正上言。李錡謀爲不軌。身死而無益于事。史且微其名。噫。亦可憐矣。易曰。壯於趾。往不勝爲咎。二子之謂乎。

袁生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旃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斯人。何識之妙。按漢書。轅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且得休。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其後高祖未酌其賞。故史不列于功臣之數。陸機作頌。乃儕之二十一人之列。可謂發潛闡幽矣。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慎按姓氏書。轅生乃轅塗之後。漢有轅固生之後也。其後去車爲袁。後漢袁良碑。敍其世系曰。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宅佚樂。文失

其名碑亦闕焉。非陸士衡王伯厚發其潛德。人亦罕知之。予故彙之以補班史之遺焉。

牛繼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着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沖。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之像。舊時謂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道武帝名犍。繼晉受命。此其應也。

晉惠帝

晉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爲官蛙私蛙。見餓者云。何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蕩陰之敗。兵人引嵇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衣。左右欲浣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由此言之。英明甚矣。一惠帝也。相去數年。何其乍愚乍明如此。史之言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

桓溫誣海西公

晉廢帝爲桓溫所廢。降爲海西公。又矯太后詔。數其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不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溫之矯詔。蓋皆誣辭。又造謠言。謂海西公不男。使內人與向龍交而生子。所謂本言是馬駒。今詔成龍子也。又欲殺海西三子。乃造謠云。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韁。汝非皇太子。安得甘露漿。謠言傳布。人遂以爲實矣。溫旣殺君。不厚誣其惡。何以爲辭。按臧榮晉書云。廢帝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旣廢之後。終日酣暢耽于內。有子不育。以保天年。時人憐之。爲作歌焉。以此證之。桓溫矯詔之辭。姦黨僞造之謠。其

可信乎。海西公可謂受誣千載矣。溫公通鑑書此，亦不分別。史氏之言，其可盡信乎。

包誣

包謂誣顏杲卿上祿山降表。凌準誣郭子儀奪王甫之功。李肇之誣李泌定麻姑送酒。柳埏誣陸宣公計。諂竇參小人誣君子。何所不至。而後世不成人之美者，往往信之。朱子綱目亦不取麻姑送酒事。李泌匡復之功亦大矣。此小過似可恕也。況司馬溫公通鑑元以此事入考異傳疑，而綱目乃升爲正文。君子與人爲善之意，何在乎。或者門人妄筆，非朱本意。

大范小范

范仲淹鎮延安。夏人相戒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也。注：大范名雍，仲淹之父。傳之至今，無人知其誤者。按范仲淹作范雍墓志云：公諱雍，字伯淳，蜀人也。爲龍圖侍制，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卒，諡忠獻。又觀富鄭公作文正公墓志云：仲淹父名墉，爲錢俶掌書記。仲淹二歲而孤，隨妣陳氏再適朱氏，則雍豈仲淹之父乎。相傳不考之誤至此。世系且不明，則史之善惡是非，顛倒多矣。

王庭珪

陳桎續宋元綱目，書王庭珪送胡銓詩。逢秦檜之怒，分注云：貶辰州以死。按鶴林玉露云：王庭珪自檜死後還家，年八十九歲。孝宗召見，年老足弱，令一孫扶上殿。孝宗慰諭再三，特官其孫。以此考之，庭珪未嘗死於辰州也。後世多以正史證小說之誤，小說信多詆訛。然拜官召見，昭昭在當時耳目，必不敢謬書如此。此是小說亦可證正史之誤也。緣定字一時信筆，辰州下多增以死二字爾。

虞雍國忠肅公守唐鄧欲取長安事

虞雍公允文既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唐鄧勝勢。可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章奏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割唐鄧以和。臣卽挂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復州郡。省符以公知夔州。又割海泗唐鄧以和。眉山任燮曰。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荆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亦欲犄角取雍爾。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蓋無犄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尙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幸。用魏延之策哉。自頃中原有事。采石成功。天下勝勢。孔明欲而不之得者。一旦在我。而以再從虜人市和之詐。失此機會。可扼腕切齒矣。慎按虞允文采石之戰。陝西州郡盡復歸宋。允文城唐鄧。而虜將蕭定遠以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鄧間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邯鄲之民健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師。而宋師不至。武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何以言之。岳武穆之世。金國方興。而兀朮幹離卜皆善用兵。取之亦不易。海陵之主。無道遇弒。國又無將取之。比武穆之勢極易。而宋之君皆孱主。臣皆姦邪。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沈於海。非不幸也。自取也。○允文城唐鄧欲取長安事。不見於史。而見于任燮之文。健武遺民之忠勇。亦不見於史。而見于范成大之北轅錄。予特表之。

海鱸船

采石戰艦曰蒙衝。廣而確。曰海鱸。輕而駛。紹興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濟。虞允文伏舟於七寶

山後。令曰。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于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爲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爲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烟霧。昧其人馬之目。咫尺不相見。遂壓虜舟。人馬皆溺。大敗之。楊誠齋海鱸船賦序。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爲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俗語本此。

畢炕死節比顏平原

畢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書附於其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垌銘。而炕之名不書于忠義傳。故昌黎云。廣平之節如此。而子不荷其澤。嗚呼。河北二十四郡。豈獨一顏平原乎。溫公通鑑亦失書。

柳沆獻替比陸贄

廣德元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柳沆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放歸田里。見于東坡文。而唐書不爲沆立傳。詞臣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房瑄

司空圖詠房瑄詩云。物望傾心久。旬渠破膽頻。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瑄奏遣諸王爲都統節度。此誠可以爲社稷功矣。唐書不載。故特爲表出之。當時杜甫救房瑄。亦不及此事。其後

輓房公詩。有一德興王後之句。蓋指此也。

磨衲集

磨衲集。王庭秀作于紹興壬子。考其論議。以鄭俠爲妄言。陳東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佑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爲謬賞。以蘇黃文章爲末藝。擬程子之學于墨。以易傳爲謝楊刪潤成書。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儉奸茂惡。蚓結蛇蟠。家以荆舒爲師。人以章蔡爲賢。邪說詖行。沉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薤。枝蔓益甚。人心不正。其害烈于洪水猛獸。信矣。王庭秀者。亦何幸逃少正卯之誅耶。

升菴全集四十八卷

女媧配享功臣

宋崇寧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蓋傳記闕也。予觀緯書云。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又令隨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氏之臣也。豈曰傳記闕乎。若以緯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烏明金提軒轅之風后力牧。亦緯書也。當時蔡京輩寡學。往往如此。

神農本草

白字本草。相傳以爲神農之舊。未必皆出於神農。後人增之爾。然其中如腸鳴幽幽。又云勞極洒洒。又云髮髮療小兒癩。大人瘡。仍自還神化。又云立冬之日。菊卷栢先生。爲陽起石桑螵蛸。凡十物使。主二百草爲之長。立春之日。木蘭射干先生。爲柴胡半夏使。主頭痛四十五節。立夏之日。蜚廉先生。爲人參茯苓使。主腹中七節。保神守中。夏至之日。豕首菜萸先生。爲牡蠣烏喙使。主四肢二十三節。立秋之日。白芷防風先生。爲細辛蜀漆使。主胸背二十四節。此文近素問。恐非後世鑿能爲也。又據此文。以立冬爲首。別考緯書。謂三皇三正。伏羲建寅。神農建丑。黃帝建子。至禹建寅。宗伏羲。商建丑。宗神農。周建子。宗黃帝。所謂正朔三而改也。立夏之後。復列夏至。而後言立秋。與素問長夏之說同。所謂五氣順布。行四時也。

黃帝巾几銘

無掘壑而附邱。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刃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刃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此銘漢以下文士多引用之。而不見其全。惟見於兵書如此。

湯文武

牛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天下。則曰利。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聖人視斯民猶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謂無微子湯有以決其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

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已。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

周公大禹

東坡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古聖賢壽

商伊尹壽百有五歲。見竹書紀年。周太公壽百有十歲。見金石錄。漢竇公本魏文侯樂官。至漢文帝時二百八十歲。見懷瓘書斷。魏羅結壽百三十歲。見北史。唐李元爽一百三十六歲。見白樂天集。蜀范長生先事劉玄德。至李特時一百三十餘年。宋譙定百三十餘歲。猶橫經授易。見蜀志。則彭祖之壽。非誣也。

臯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邪。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羿射九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鳥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爲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逆取順守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武湯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爲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季札墓

孔子題季札墓。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君字今誤讀爲季。非也。其字作闕形。與義與季不合也。按篆書郡字。有从此爲偏傍者。可證爲君字無疑。

關雎之亂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旣亂則師摯修之。此以亂爲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辟雍非太學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脩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禘所以祈休祥。

既稱太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太學也明矣。

興王良佐

陸宣公云。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歐陽公云。勝碁所用。敗碁之着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四皓廟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井田封建

或問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爲封建不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爲必可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爲國。曰。潤澤在子。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

封建

昔之論封建者。曹問陸機。劉頌。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劉秩。杜佑。自柳宗元之論一出。而諸子之論皆廢。蘇子瞻志林一出。而柳子之論益明。余得拾其遺而禪之曰。封建始于黃帝。不得其利。已受其害矣。蚩尤亦諸侯也。上干天紀。下肆民殘。以帝之神聖。七十戰而僅勝之。亦殆哉。岌岌乎矣。其餘畫野之君。分城之主。雖有蚩尤之心。而未露蚩尤之跡。帝固不得而廢之也。嗣是九黎亂德矣。防風不朝矣。有扈叛逆矣。夷羿篡弑矣。昆吾雄伯矣。皆諸侯之不靖者。其餘尙多有之。而載籍散亡。不可以悉。至周則其事又可睹矣。大

封同姓以及異姓。謂之萬國。其初建之意。亦曰藩屏京師也。夾輔王室也。使民親於諸侯。而諸侯自相親也。成康繼世。未百年間。昭王南巡。而膠舟溺死矣。穆王西巡。而徐偃煽亂矣。藩屏焉在乎。夾輔焉在乎。至於春秋戰國。干戈日尋。迄無寧歲。肝腦塗地。民如草菅。烏在其爲親也。其立之政典。防其僭竊。爲述職之制。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爲建國之典。曰負固不服。則伐之。內外亂。烏獸行。則滅之。其法似嚴矣。周之世。諸侯之不朝多矣。貶誰之爵乎。削誰之地乎。矧敢曰六師移之乎。負固不服。先莫如秦楚。後莫如吳越。天王方且遷避之不暇。敢言伐之一字乎。內外亂。烏獸行。莫如晉之齊姜。衛之宣姜。魯之文姜。哀姜。二嬖之子。非類之孽。方爲太子而世其君。天王册命之不暇。敢言滅之一字乎。三朝之制。殆爲虛設。九伐之典。亦是彌文。則封建非聖人意明矣。腐儒曲士。是古非今。猶言封建當復。予折之曰。欲目睹封建之利害。何必反古。今有之矣。川廣雲貴之土官是也。夫封建起於黃帝。而封建非黃帝意也。土官起於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勢也。封建數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之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廣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有復言復二氏者。人必羣唾而衆咻之矣。封建之說。何以異此。然欲復土官。則人知非之。而復封建。人不之非。是知一方之利害。而不知天下之利害。知今之勢。而不知古之勢也。非腐儒而何哉。曰。如此則三代聖人。猶有弊法邪。曰。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禮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之上。封建時也。封建順也。秦而下。郡縣時也。郡縣順也。總括之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郡縣非秦意也。亦勢也。窮而變。變而通也。雖然。是說也。非柳子蘇子之說也。孔孟有是說矣。孔子繫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于一。夫封建之制。國

各有君。君各紀元。是非一君。將千百其君矣。惡能定于一。不定于一。惡能不亂。使孟子生於秦漢之後。必取柳蘇識時之說。而兩胡腐儒。將麾之門牆之外矣。

董子論養生

董仲舒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游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游於房。

中年者倍新壯。

謂二十日也。

始衰者倍中年。

四十日也。

中衰者倍始衰。

八十日也。

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

十月也。

而與天

地同節矣。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疏春而曠夏。涸秋而涸冬。養微陽而周天地之房。謹微陰而助收斂之藏。又曰。壽者醕也。壽有短長。由養有得失。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醕于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醕于不久。故曰。壽者醕也。

春秋孟子

春秋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孟子羞稱五伯。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憎而知其善也。

子貢多學之對

子曰。賜也。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理也。嚮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太史公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又可以證。

漢文帝重農

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籍田之詔見之農天下之大本又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正月而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而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而除之租稅除者永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於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無以異也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富者其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一言必古田峻之書疇官之典有之故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邵農明帝永平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倥偬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也愚嘗因是論之漢所用夏人貢法也如龍子之言貢法信不善矣然此言論法也非論人也以禹啓爲君臯益爲臣有使民盼盼然之事乎漢文帝能賜民田租禹啓豈在漢文之後乎宋王安石行新法害民極矣君子在州縣寬之一分民受賜一分臯益豈不若宋代州縣之臣乎意者賜租之法三代之遺文帝去古未遠倣而行之未可知也孟子引龍子之言必欲滕君復井田是時也壞未及半猶可復焉至秦開阡陌已久雖孟子復生亦必因時立法不爲此論矣後之欲復井田者必迂儒曲士也有愛民之心若文帝可也

秦之惡

秦之惡天下之所同惡也故曰強秦言其不聽也曰暴秦甚矣曰媢秦言其無禮義也曰孤秦言天下所不與也曰獷秦以犬況之也抑又甚矣曰無義秦曰無道秦惡之至矣盡矣孔孟不如其邦所以爲聖爲

大賢魯仲連不肯帝之。所以爲高士也。與古之姦臣何代無之。其惡未有如秦檜之甚者也。人之惡之亦未有如惡檜之甚者也。至其子若孫不肯祖之。是其餘殃百世猶未斬也。

秦一統十五年

秦享國三十六年。因杜牧阿房賦而不考其實也。秦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邱之死爲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亡。則一統之日十五年爾。杜牧文人辭賦之語。不足多較。司馬公作通鑑。乃於滅周之歲。遽以正統書秦。滅周惟恐其晚。帝秦惟恐其遲。豈春秋正統之義哉。朱子綱目悉改之。所謂統正於下而人道定信矣。劉氏書法。尹氏發明。不能一言贊之。何哉。

漢辭深厚

貢禹乞骸。元帝詔荅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卽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辨難之文。卽如怒罵。況君臣之間乎。

公治長通鳥音

世傳公治長通鳥語。不見於書。惟唐沈佺期燕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治長災。白樂天烏鶴贈荅詩序云。余非治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如衝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考耳。

漢待宗室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喝取。鷄失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維城也。二子一以取鷄失侯。一以耐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其子歟。

宋統似晉

世之說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漢唐宋而已。秦晉及隋。合而復分。祚又不久。不得比之矣。余謂漢唐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爾。不得並漢唐也。宋自太祖開基。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例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真宗而納幣於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百里地以獻遼矣。至徽宗入虜。而高宗稱臣矣。河西河北之地。則終宋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毛。漢唐疆域不如是之隘。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其南渡以後。享國差長於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焉。當時有人問邵堯夫國祚不荅。架上取晉紀示之。徽欽之事。正符懷愍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說矣。余嘗謂宋之得國。非有深仁厚澤。大烈顯功。幸取於孤兒寡婦之手。與劉智遠郭威無大相遠。而趙普佐命。不足比周之王朴。況敢望張良李靖乎。方是時曹翰欲取幽州。并契丹。普乃妬忌。而巧阻之。以方興之師。而不能克。久疲之遼。仗全勝之勢。而不能制。蕞爾之夏。景德之際。寇準之謀不盡用。而有靖康。靖康之中。李綱之策不肯行。而有江左。始也。太祖太宗之時。則奉夷狄如驕子。繼而真宗仁宗之世。則敬之如兄長。至南渡則事之如君父矣。晉之東。猶振刷磨淬。滅慕容。滅姚秦。滅李蜀。是蟲死不僵。虎斃猶立也。以此言之。宋尚不得比晉。而況於漢唐乎。吾師李文正公樂府云。晉之東。非失據。宋之南。竟何處。蓋確論也。

宋之人君勤身

唐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宋太祖內訓。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事見呂大防奏議。余謂人主宮闕深遠。輿輦不爲過。今之官府。自廳事送客至中門。多乘轎而迴。數

十步之間。何必乃爾。況皆起自徒步寒儒乎。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之爲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冑。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孔明淵明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末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趙清獻不知周茂叔

宋世小說謂趙清獻公不知周茂叔。余觀趙公贈周公詩云。心似冰輪浸玉淵。節如金井冽寒泉。知之深。贊之至。無踰此矣。或者初不相知。而後乃相信耳。

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遙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

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爲無根之游談故詳辯之。

讀書不求甚解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辟甫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人主儉德

梁崔祖思政事疏曰。劉備取帳購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皂帳婢十人。東阿王婦以綉衣賜死。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蛟幃。三齊苳席。五盞盤桃花米飯。祖思所引二君事。皆本史所載者。又苳席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苳字。

君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傅燮斥言中宦弄權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胡之劉曜。何凶悖也。曜有惡夢。太史令任義極諫。何異公孫聖之刺夫差也。而曜竟不罪義。陳宣帝之

昏暴。京兆顏運與襪陳帝八失。帝竟赦之。且以御食賜焉。嗚呼。三君猶有容諫之賢如此。

五楚四燕四趙三韓

秦末漢初。諸侯王之立如傳舍。楚一也。而有陳涉焉。襄強焉。景駒焉。懷王焉。項羽焉。蓋八年之間。楚凡五易姓也。燕一也。而有韓廣焉。臧荼焉。盧綰焉。呂通焉。蓋三十年之間。而燕凡四易姓也。趙一也。而有武成焉。趙歇焉。張耳焉。呂祿焉。蓋二十九年之間。而趙凡四易姓也。韓一也。而有韓成焉。韓王信焉。蓋四年之間。而韓凡三易姓也。馬班二表。受封之異。易姓之殊。稍欠分刊。

先憂後樂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曾子立事篇語。大戴禮所載同。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此。

陳張二寇

高廟云。陳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張士誠狡而懦。其器小。其後二寇之敗。卒如聖料。比之漢高之料項籍過之矣。

媯徒

漢書西南夷傳。西南之夷人。自稱曰媯徒。音陽。方言。巴濮之人。自呼曰阿陽。陽之言我也。爾雅引魯詩。有美一人。陽如之何。言我柰之何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亦此意。李太白詩。芙蓉帳底柰君何。

徙斯訓

牧誓庸蜀羌髳。髳卽叟也。音搜。史西南夷傳。自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斯祚都最大。注。斯及祚都。二國名。

也。徙音斯。相如難蜀文。略斯榆。謂斯與櫟榆也。此斯卽西南夷之徙。玉篇作鄭。注狄國。夏爲防風氏。周爲
紮。漢之寶。叟地在蜀之邊。今按紮也。徙也。斯也。叟也。鄭也。寶也。一種夷人。古今隨呼而易其名。因易其字。
非博考何以別而合之。

濮人

牧誓微盧彭濮。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鄭語楚蚡冒始啟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麇人率百
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熨濮。爾雅。南至於濮鉛。周書王會篇。濮人以丹砂。
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今按哀牢卽永昌濮人。今名蒲蠻。其色黑。折腰文面。是其
飾也。濮與蒲字音相近而訛爾。

安南

宋神宗問朱公掾。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掾對曰。願陛下以禽獸畜之。

雕題繡脚

南夷有雕題。金齒有繡脚蠻。

蜀才

注疏中有蜀才名姓。宋儒謂蜀才卽范長生。蓋別無所見也。陳子昂集有曰。襄陽有龐德公。谷口鄭子真。
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躬耕求志。由此觀之。范長生與蜀才自是二人。蜀音葵。字一作蜀。
戰國策有蜀子。

蜀士

唐睿宗問蜀士於蘇頲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宋英宗問蜀士於歐陽修對曰文行蘇洵經術黎醇二事何其相類

蜀詩人

唐時蜀之詩人陳子昂於季子閻邱均李白阮咸雍陶劉灣何兆李餘劉猛人皆知之北夢瑣言云符載楊衡宋濟張仁寶皆蜀人栖隱青城山符載字厚之文學武藝雙絕又見唐文粹楊衡詩見唐音宋濟詩止有東陵美女一首張仁寶閬中人見劉後村千家詩

又

唐世蜀之詩人陳子昂

射洪

李白

彰明

李餘

成都

雍陶

成都

裴廷裕

成都

劉蛻

射洪

唐珠

嘉州

陳詠

青神

岑倫

成都

符載

成都

雍裕

之成

王嚴

綿州布衣

劉暎

綿州鄉貢進士

李渥

綿州

田章

綿州

柳震

雙流

阮咸

成都

劉灣

蜀人

張曙

巴州

僧可朋

丹稜

扈處辰

蜀人

毛文錫

蜀人

朱桃柅

蜀人

杜光庭

青城

若張蟻

章莊

牛嶠

歐陽炯

皆他方流寓而老於蜀者

嘗欲哀集其詩為一帙而未

暇焉

蜀人

朱桃柅

蜀人

杜光庭

青城

若張蟻

章莊

牛嶠

歐陽炯

皆他方流寓而老於蜀者

嘗欲哀集其詩為一帙而未暇焉

蜀之隱逸

譙定字天授其學得於蜀曩氏夷揆袁溉字道潔其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程子遇青城籬桶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爲男窮之義又渡涪江舟將危正襟端坐人問之曰心存誠敬爾有一樵夫同舟登岸乃問伊川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欲與之言已去而不可追矣此皆宋世蜀之隱逸失名者

蜀詩人王謙

王謙蜀人有詩一卷中有約趙冰壺賞海棠一篇云湘羅壓繡華春風瑤姬慢舞香裊紅細腰百轉弓靴穩銀鷺金鳳花成叢六么換手調絃索一串妖聲穿綉幙沉翠飛香天正樂寒玉團團貼天角其詩絕如李賀嘗一櫛可知鼎味也

蜀士在唐居首選者

吾蜀士在唐居首選者八人垂拱三年射洪陳伯玉開元四年內江范金卿貞元七年閬州尹樞元和八年樞弟尹極太中七年綿州于環太如五年夔州李遠八年成都李餘龍紀元年巴州張曙

蜀賢五相

謝疊山母制機墓誌宋中興張德遠虞仲信趙景溫游景仁謝德方五賢相皆蜀人也

蜀八仙

譙秀蜀紀載蜀之八仙首容成公云卽鬼容區隱於鴻冢今青城山也次李耳生於蜀今之青羊宮三曰董仲舒亦青城山隱士非三策之仲舒也四曰張道陵今大邑鶴鳴觀五曰莊君平卜肆在成都六曰李八百龍門洞在新都七曰范長生在青城山八曰爾朱先生在雅州有手書石刻五經在洞中好事繪爲

圖。

蜀無史職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于秭歸。羣鳥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加茲謗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郗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蜀志遺事

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瞿。上文翁石室圖亦作商瞿。上宋景文公作成都先賢贊。以商瞿上爲蜀人。考之路史及輿地紀。瞿上城在雙流。揚雄蜀本紀云。黃帝娶於蜀山氏。蜀山氏女。茂州人也。魚鳧津在彭山縣。彭祖生於此鄉。以上三事并可入蜀志。

變童崽子

北齊許散愁。自少不登變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水經注。變童卽女。弱年崽子。崽音宰。選詩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皆指變童之屬也。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張安貧兒鏤臂文

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
鏤臂或謂之割青。挾斜游入與倡狎。多爲此態。

語忘敬遺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

衙前散從

宋代役夫之名。有衙前散從。衙前。今之內班門子也。散從。今之外班皂隸也。見韓魏公奏。

牝朝

唐人目武后之世爲牝朝。

春宵秘戲圖

徐陵與周弘讓書。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遊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則宋人畫苑春宵秘戲圖。有自來矣。張平子樂府。素女爲我師。天老教軒皇。抑又古矣。

呂將軍貂蟬

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唐李長吉呂將軍歌。榼榼銀龜搖白馬。傅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也。

獼婢

南史。王琨獼婢所生。獼音搔。今屬獼奴本此。

絡耕道

唐隱士絡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於座右。

圍碁勢

方四聚五。花六持七。見圍碁賦。玉壺銀臺。車箱井闌。皆碁勢名。見漢武帝賦。

五情六情

五情者。天干也。甲乙爲本情。丙丁爲合情。戊己爲形情。庚辛爲沖情。壬癸爲鈎情。六情者。地支也。申子爲貪狼。寅午爲廉貞。亥卯爲陰賊。巳酉爲寬大。戌丑爲公正。辰未爲奸邪。六情之中。分喜怒哀惡哀樂。喜行寬大。怒行陰賊。奸行貪狼。惡行公正。樂行奸邪。陽主生。故天干有合。甲己爲中正之合。乙庚爲仁義之合。丙辛爲威權之合。丁壬爲淫泆之合。戊癸爲無情之合。陰主殺。故地支有衝。此見風角書。可補翼奉傳之遺。

桓玄時童謠

車無軸。倚孤木。繩縛腹。芒籠目。上二句桓字。下二句言其敗死。玄之敗。果以繩縛。至芒籠其首。沉之江中。

吳元濟將敗之兆

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之者曰。雞未肥。肥去月乃已字。酒未熟。去水乃酉字。後果以己酉日擒吳元濟。宋人四六。有學慙鼠獄。智乏雞碑。下句正用此事。鼠獄。張湯傳。

坐擁良書。

趙景至。

遲還芳札。

張牽。

辯大明寺壁上隱語

淮南大明寺壁上有詩謎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烘然。除去雙勾。兩日不全。○班義一見即能辯之。乃八字隱語也。

大明寺水。天下無比。

春帖

海日啣規。忽覺人間之曉。宮花剪綵。恍疑天上之春。

元終。

浮生喻

東逝之長波。西乘之殘照。擊石之星火。驟隙之迅駒。風裏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崖之朽樹。灼目之電光。

皇甫謐言厚葬之禍

剝臂捋金環。捫腸求珠玉。

文苻如雨

文苻如雨。幾之疏。催迫急星。李密。

百函十札

劉穆之善尺牘。自旦至日中。得百函而應對不廢。南史十行細札。光武傳

射人意

劉滕姦謀有餘。善射人意。

同能不如獨勝

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吳道玄畫。楊繪塑。陳簡齋詩。辛稼軒詞。同能不如獨勝也。○太白見崔顥黃鶴樓詩。去而賦金陵鳳凰臺。

華牘

華牘。○芳訊。○良書。○寶札。○瓊音。○瑤緘。○慶削。○蘭訊。宋人四六多用之。

墨汁

劉靜修詩。老覺胸中無墨汁。畫譜云。李成惜墨如金是也。梁武帝時舉秀才。謬者罰飲墨汁一斗。近有善畫者云。畫士胸中可有酒汁。不可有墨汁。秀才反是。

弦詩想蓬萊

風俗通。秦始皇絃詩想蓬萊。而不免於沙邱之禍。

東坡與佛印戲語

東坡問佛印曰。鑊湯獄圖。如何不畫和尚。佛印對曰。人間怕閻羅。閻羅怕和尚。坡曰。怕你甚麼。對曰。若使閻羅有犯。亦要和尙懺除。坡大笑曰。好說好說。此言雖戲。至理存焉。亦可謂嬉笑之斧鉞矣。

象經

世傳象碁爲周武帝製。按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經。殿上集百寮講說。隋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意者以兵機孤虛

衝破。寓於局間。決非今之象戲車馬之類也。

若如今之象戲。雲夫牧豎。俄頃可解。豈類文人之注百寮之講哉。

張千載

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于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卽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寘囊。并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毅然啓視之。果有繩束其髮。衆服公英爽可畏。劉須溪紀其事。贊于文山像後曰。閒居忽忽。萬古咄咄。天氣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續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類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

詔首

晉詔首稱綱紀。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本朝詔首直入事。有三代典謨之體。

李光弼中潭之戰

胡致堂云。中潭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而勝之。使郭子儀相與掎角。賊可平矣。余謂非也。豈有二將共事。能成大功者乎。諺曰。稍工多舟必破。四公子基奕必不勝。相州九節度之敗。子儀光弼俱在焉。以勢相埒。而不相下也。儒者紙上之語。使之當國。豈不誤蒼生乎。或問予曰。郭李之將齊名。使子儀當中潭之戰。何如。未可知也。子儀之持重。光弼之勁捷。各有所長。以詩喻之。郭如子美。李如太白。以文喻之。郭如韓。李如柳。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若倚馬千言。放辭追古。則杜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

升菴全集四十九卷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卽仲忽。南宮百達卽伯達也。尙書有南宮括。疑卽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爲成王時人。近之尙書南宮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又合。似是無疑。聊筆之以諗博古者。

季隨

蕭穎士蒙山詩。子尙捐俗紛。季隨躡遐軌。季隨卽周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亦奇聞也。

嚴子陵

范曄嚴光傳。以光爲餘姚人。而云少與光武同學。光武何嘗至餘姚哉。曄著任延傳云。延會稽都尉。到郡先詢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未還中土。如董子儀。嚴子陵等。皆待以師友之禮。則子陵僑居避亂江南明矣。又按故蹟遺文有嚴子陵碑云。子陵新野人。避亂江南。娶梅福女。因居會稽。以此考之。與任延傳相合。嚴光當作莊光避漢諱也。

焦光

後漢焦光字孝然河東人也。隱於焦山。竄河渚間。作一蝸牛廬處其中。冬夏祖臥。遭大雪亦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或問皇甫謐曰。焦光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闡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外。入玄寂之幽。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苦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推榮憂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汚其耳目。羲皇以來一人而已。

田千秋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遂有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之說。實千秋啓之也。嗚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冤。而罷方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

章邯未可輕

方萬里云。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翳董欣望風稽顙。獨章邯堅守廢丘。踰年不下。至於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于王莽。道覆之于盧循。皆一律也。

景毅

景毅蜀郡人。為漢侍御史。子願為李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漢末耻不與黨人。不獨皇甫規也。

章叡

六朝人才。韋叡爲冠。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己也廉。其與人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邪。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叡獨不與。嗚呼。叡亦豪傑之士哉。

女狀元

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且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事也。

韋孝寬薛仁貴

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生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王逸少經濟

王逸少其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尙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尙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

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賤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

王維談名理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尙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減晉人邪。

孔北海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闕。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裴頠王坦之

晉世人士。皆尙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尙莊學。而王坦之作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尙矣。然夷考其所爲。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戚。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

審己

晉陸玩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唐鄭棨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

己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異矣。

劉琨劉杳楚

晉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杳。楚其中行獨復者乎。

王朴

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脩文治。其論星歷。宋定欽天歷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于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邪。

李白墓誌

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擗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太放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劉全白有李翰林墓碣記云。太白廣漢人性倜儻。知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與會屬詞。恐古之善詩者亦不逮。裴敬有李白墓碑曰。白爲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道德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全白指太白爲廣漢人。蓋唐世彰明縣屬廣漢郡。故猶舉郡爲稱耳。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爲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遂巡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望之見幾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水泮冰合

漢光武渡呼沱河。俄頃冰合。真有神助矣。其後帝命其處爲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何如也。石勒擊劉曜。濟自大塌。以河冰泮爲神靈助。號爲靈昌津。此其去光武遠矣。石勒自謂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論胡漢仁暴。只茲一事。絕塵莫攀。胡羯何其大言無忌耶。其代王什翼犍擊劉辰。河冰未合。乃以葦緝約流澌而冰合。復恐未堅。又散葦於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出其不意。遂大破之。此則以人力迎天者也。

楊補之

楊補之子雲之後。自蜀而移家清江。善畫梅。秦檜求之。竟不與也。有逃禪老人詞一卷。余嘗題其畫梅譜一詩云。逃禪老人楊補之。清江世業錦江移。承家不愧草玄後。藝苑豈獨梅花師。神交早與逋仙素。清節不受檜賊緇。請看麝煨鼠尾外。更有玉珮瓊琚詞。

鄧山正論

黃鄧山答蜀人黃制參有大書曰。考亭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迹則誠有之。然特激於汪玉山一時往復之書。然爾。玉山極口稱譽東坡。考亭力辨之。玉山再護東坡。則考亭遂深求東坡。

之短。遂有寧可取介甫之說。介甫因此得考亭。救得數語。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不平之言。非平日議論之正也。介甫亦可謂僥倖甚矣。然其苗脉亦從爲伊川護法中來。甚至介甫作詩罵昌黎。而考亭亦以其詩爲是。平生克治其身如考亭。因爲門庭。有此等偏處。亦不自覺。則後學可不深自警也哉。鄧山朱子門人之門人也。其言如此。可謂朱子之忠臣矣。然朱子此論。非特有激於汪應辰。其陰拱介甫之意。往往發見。余觀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聞兄在鄉里。因歲歉。請於官得米儲之。而春秋償其所取之息。或者妄有數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數青苗之一事是耳。奮然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爲過矣。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不可作小病看。異日流弊。恐不可言。南軒此論。可謂朱子之諍友矣。朱子他日又錄安石爲名臣。而躋之韓范富歐之間。此豈亦有激於何人乎。嗚呼。於東坡乎。何措於半山乎。何益。獨可爲大儒惜耳。朱子學孔孟者也。孔孟平日之論。曷嘗譽驪兜而貶元凱乎。朱子嘗謂陳同甫躋漢唐於三代。是精金頑鐵作一鍋銷。朱子以安石與韓范齊名。何不分別金鐵之甚邪。

穆姜特諡

婦人皆從夫諡。而穆姜乃特諡。觀其致女論詩之言。蓋有才智之哲婦也。文姜亦特諡。

秋胡妻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狗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焉。予按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爲貞烈。則當祠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

可也。

徐淑

予觀藝文類聚。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秦嘉兩書。又觀玉臺新詠。見其與夫詩。皆麗則可誦。又考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范曄後漢書作列女傳。乃舍淑而取蔡琰。何見哉。

馮夫人錦車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嫫。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按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詠者。惟劉孝威詩云。錦車勞遠駕。駱賓王詩。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徐堅詩。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勝於詠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化。多矣。

浣花夫人

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爲浣花夫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尙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

錦繖夫人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寶幟。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繖夫人。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安石嘗作喜杜詩以寓意。謂神奸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魍魎合謀。蓋非一日。太邱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魍魎。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魍魎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驚。赤縣邱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爲罪之魁。求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爲惡而顯。遭戮國史。明著爲奸臣矣。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衆。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朱晦菴作宋名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光竝列。夫司馬光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爲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爲名臣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竝列。則是石礮與州吁皆爲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爲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于史册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乎陳壽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之見同焉者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爲其護細行。有經學與文章也。噫。是又不遜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羣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慙。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

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夷狄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九原而一問之邪。

龍頭蠶尾

三國志云。管寧爲龍頭。邴原爲龍腹。華歆爲龍尾。余謂華歆爲蠶尾。近世山西以喬白崖王虎谷王瓊爲河東三鳳。評者謂白崖虎谷爲二鳳。王瓊爲一梟。

劉須溪

廬陵劉辰翁會孟號須溪。於唐人諸詩及宋蘇黃而下。俱有批評。三子口義。世說新語。史漢異同。皆然。士林服其賞鑒之精。而不知其節行之高也。余見元人張孟浩贈須溪詩云。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曾罪辛巳。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爲全人。蓋宋亡之後。須溪竟不出也。與伯夷陶潛何異哉。同時合志者。如閩中之謝臯羽。徽州之胡餘學。慈溪之黃東發。峨眉之家鉉翁。自以中國遺人。不屈犬羊。不知其幾。宋朝待士之效深矣。附須溪丁酉元夕寶鼎現詞云。紅粧春騎。踏月花影。牙旗穿市。望不盡樓歌舞。習香塵蓮步底。簫聲斷。約綵鸞歸去。未怕金吾呵醉。甚輦路喧闐且止。聽得念奴歌起。○父老猶記宣和。抱銅仙清泪如水。還轉盼。沙河多麗。滉漾。明光連邸第。簾影凍。散紅光成綺。月浸蒲桃十里。看往來神仙才子。肯把菱花撲碎。腸斷竹馬兒童。空見說。三千樂指。等多時。春不歸來。到春時欲睡。又說向。燈前擁髻。暗滴鮫珠墮。便當日。親見霓裳。天上人間夢裏。此詞題云。丁酉。蓋元成宗大德元年。亦淵明書甲子之意也。詞意凄婉。與麥秀歌何殊。○尹濟翁壽須溪風入松詞云。曾聞幾度說京華。愁壓帽簷斜。朝衣熨貼。天香在。如

今但彈指蘭闈。不是柴桑心遠。等閒過了元嘉。○長生休說棗如瓜。壺日自無涯。河傾南紀。明奎壁。長教見壽氣成霞。但得重攜溪上。年年人共梅花。

高士

嚴偉與許由爲友。蜀之嚴道人隱雅州。見蜀本紀。應曜隱居淮上。與四皓同徵而不出。見海錄碎事。摯峻字伯陵。隱于沂山。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見高士傳。牛牢。魏郡人。立志不與光武交。其風節又峻於莊光矣。而世不知之也。其事僅見於寰宇記。侯馥。晉代瀘州人。不屈於李雄。史亦失紀。而見於地志。國初有徐舫。劉基。宋濂。往訪之。荷蓑笠。以見。示不用於世也。史皆逸其事。然則巢父之徒。古今豈少乎。

荀彧裴樞

荀彧爲曹操謀主。弑械已成矣。一旦受九錫。彧乃以爲不宜。竟爲曹所害。唐裴樞既受朱全忠之薦爲相。又劫遷昭宗于洛陽。全忠除一太常卿。樞乃持之不與。全忠殺之。白馬驛二事正相類。文中子猶以彧及其子攸比殷之三仁。歐陽永叔以樞一卿尙惜。其肯以社稷與人乎。嗚呼。文中永叔可謂愚矣。荀裴二人既與曹操全忠同爲逆謀。非一日矣。其斬九錫。惜一卿。欲微示異同。以掩時人之耳目。其心必曰。吾已許其大。其細者不許。彼未必怒也。操與全忠之意必疑曰。彧與樞之意中變矣。細者如此。况大者乎。遂逞其忿。殺之不恤也。昔有媼婦。私一惡少。許其竊費以逃。而未有隙也。一夕。惡少賭博。欲薄取以償戲債。婦堅不與。惡少曰。是些少尙吝。其肯以全貲畀我乎。乘醉夜半殺之。彧與樞類之矣。若以彧爲仁。樞爲忠。則此婦亦可爲貞。爲烈乎。甚矣文中永叔之爲愚也。

傅玄稱孔明

傅子云孔明誠一時之異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

武侯格言

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飛兔龍文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楊津目楊愔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長當求之千里外。駒齒未落。已是龍文。驥襄之中。更齊飛兔。

黃東發評王導

王導在江左。爲一時儉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顛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救也。卞敦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大疫死大半。弊不能乘也。葛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又陰拱中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温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爲此言。敦已伏誅。當加戮尸。汚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爲桓文之舉。此爲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與臺亦羞之矣。近日陽明王公。後渠崔公。皆有此論。與愚見不謀而合。因觀黃東發之言。昔人已以此評矣。不厭重著之。

王導賊臣

余嘗反覆晉書。知王導心事。與王敦一間耳。真賊臣也。元帝永昌元年。敦稱兵向闕。人臣無將。非反而何。而導於敦伏誅之後。猶謂其義同桓文。不知桓文何嘗稱兵伐周。何嘗戮周之大臣乎。敦問周顛於導。三問而三不對。是借劍於敦而殺顛也。非敦反。乃導反也。又與王含書云。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其曰佞臣。指刁協劉隗。協與隗不合於敦而欲誅之者也。導於明帝太寧二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爲此言。非賊臣而何。晉朝姑息不振。王導族黨大盛。是以一時反以逆賊爲忠貞。千載而下。人猶不悟。世亦易欺哉。余每讀史至此。不勝憤。與余同此見者。安陽之崔子鍾耳。其後明帝崩。成帝卽位。而導稱疾不入朝。郗鑒責之曰。大行在殯。嗣王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又郭默懷逆而不能討。乃曰遵養時晦。陶侃責之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以此觀之。導既無濟世之才。又無人臣之節。不膺誅戮。亦已幸矣。

陽明紀夢詩

愼嘗反復晉書。目王導爲叛臣。頗爲世所駭異。後見崔後渠松窓雜錄。亦同余見。近讀陽明紀夢詩。尤爲卓識。真見自信鄙說之有稽而非謬也。其自序曰。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略。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尙懷憤不平若是者耶。詩云。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闕尙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夤。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

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說。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窻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噴。不成之語以箴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沉淪。郭景純夢中詩。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魘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覲。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仇。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於死地。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拊膺悲。晉室諸公亦可耻。舉目山河徒嘆非。攜手登亭空洒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譴戲。儻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楊軻

晉有楊軻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臥不起。石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地湧。何匹夫而長傲耶。道集對曰。昔舜優滿衣。禹造伯成。魏式干木。漢美莊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豈可令史無隱。遜傳耶。虎悅其言而止。余謂楊軻固高士。石虎始能枉駕。終能優容。亦豈尋常之虜哉。此事見法苑珠林。而史不載。故表出之。

賈易

賈易言。蘇轍制科試文。謬不應格。而濫進。是時轍方不合於君相。而易因誣之。夫以轍之文章。而猶曰謬。曰幸曰濫。小人之無忌憚。何所不至。

補陸贄對德宗

唐德宗曰。人言盧杞是姦邪。朕獨不覺其然。陸贄之對。婉矣而未盡也。奚不曰古之所謂姦邪者。莽操懿溫是也。其人皆有功于國。有善及人。時君倚之。以成其惡。是真姦邪也。盧杞則異是。杞之爲人。無寸功於國。無片善於身。事事蠹政害民。時時妨賢病國。始則保朱泚之反。終則致朱泚之篡立。車駕播遷。宗社幾滅。幸而反正。天所贊也。原杞之情。與抽戈犯蹕者同。定杞之罪。與誤國無上者等。寸斬不足以謝天下。族誅不足以謝朝廷。聖代之梟獍。皇家之鯨鯢也。姦邪二字。不足以盡之。臣以爲陛下改過當如太甲。懲患當如成王。而曰朕獨不覺其然。是以梟獍爲鸞鳳。鯨鯢爲龜龍也。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天下聞之。誰不解體。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勿以宗社再試哉。世傳宣公對上語多訥。曰容臣退而思之。故張南軒云。宣公只是詞臣。非宰相才。蓋指其爲相不能行。而徒屢疏其言也。

陸贄忌才

于公異露布。爲德宗所歎賞。陸贄忌其才。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壞而終。惜哉。敬輿而有此也。後人稱之。智如子房。才如賈誼。子房何曾忌才如此。

蒲禹卿

蒲禹卿。成都人。王蜀之世。對策直言擢第一。及宗衍欲至天水。禹卿上疏諫曰。天水之地。遠惡難行。險棧

歌雲危峰插漢。石崖微雨則摧。閣道稍泥則滑。那堪叱馭。豈可鳴鑾。況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苑上林。瓊池瓊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迴雪之舞呈八佾。何必須於遠塞。看彼荒山。且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於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劉禪出降于鄧艾。李勢還歸于桓溫。皆爲不恤直言。以致亡國。宗衍不聽。至鳳州已遇敵。不一年遂亡。

趙普

宋之多姦臣。始于趙普。宋之兵孱國弱。亦始于趙普。

蘇長公次公

元劉文靖云。蘇長公愛孔文學。次公愛管幼安。蓋氣質各相類云。

半山詩

半山詠孟子詩云。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此欲尙友孟子也。次首詠商鞅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此又仰思商鞅也。蓋其立言則欲學孟子。變法則欲師商鞅。卒之孟子不可學而專師商鞅焉。其用人則對伊川曰。使小人變法。使君子守之。卒之君子盡逐斥而小人純用焉。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有如此。孟子之沉魄浮魂。

半山詩語

當吟於九原矣。其歸金陵後作龍賦曰。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害

人。常至於喪己而未嘗喪己。其自解之詞乎。然就其言論之。龍本利見。何嘗害人。其或害人者孽龍也。龍能存身。何嘗喪己。其或喪己者乖龍也。公其秉孽龍乖龍之精者乎。又其退居後詠金山詩云。只有此中

塘曠望。誰令天作海門山。此猶是欲涸梁山泊爲田之餘意。余獨愛其詠倉頡四句云。倉頡造書。不詰自明。嗚呼多言。祇誤後生。此豈鬼擘其口。使出此言。如自跋其字說乎。陳了翁揚龜山之力辨。不若其自懺也。又歸田後詩曰。勛業無成照水羞。黃塵入眼見山愁。則其羞惡真心之發。噫。晚矣。若夫其捨宅爲寺。捨田爲供。乃宦官宮媼之所爲。而公爲之。不知何見。以斯人而從祀孔廟。污蔑極矣。

升菴全集五十卷

辛甲

辛甲爲商紂太史。七十五諫而去。其後周人封之。著書一篇。其事不傳。見於漢書藝文志。其後代有辛有。見左傳。

董之繁菁

戰國人名有董之繁菁。董姓也。之繁菁三字其名也。複名古有之。三字名始見此。

馯臂子弓

馯音翰

儒林傳。商瞿受易於孔子。瞿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此子弓卽荀子所稱仲尼子弓者。或以爲仲弓。或以爲朱張字子弓。皆臆說也。

王良字子期

韓非子曰。王子期爲趙簡子御。子期。王良字也。左傳杜預注。以王良爲郵無卹。未知孰是。然韓非去王良時近。或得真。

伍員之員音運

陸龜蒙詩。賴得伍員騷思少。夫差剛免似荆懷。宋人小說云。以龜蒙之博學。而誤呼伍員之名。豈趨韻邪。慎按員之音運。本無前訓。惟唐員半千傳云。半千本宋劉凝之十世孫。初凝之因齊受禪。奔元魏。自比伍

員故改姓員。唐世謠云：令公四俊，苗李崔員。以後證先知伍員之員音運也。如巢縣之巢音勦，朴胡之朴音浮，濡水之濡奴官反，粟姚之姚音同鶴。古賢相傳自有此一種音韻，今不悉見耳。

兩鬻熊

漢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注云：名熊，爲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之爲楚祖。此一鬻熊也。唐玄宗天寶六載，詔祀夏禹於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然鬻熊事夏禹爲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古今兩鮑謝

鮑照謝朓。宋鮑防謝良弼。唐與李膺杜密、李固杜喬、李白杜甫同。

苻堅

晉苻堅以應圖識文改姓。其字從草不從竹。今多書作符，非也。苻音蒲。其音亦別。又左傳萑苻之澤，杜預注：苻亦音蒲。

鍾元常

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也。今多以繇音由，非。晉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卿，遙不至。蓋舉其父諱以嘲之，此可證矣。

次卿

漢鄒長倩與公孫弘書：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公孫弘字次卿，惟

見此漢書不載。

少伯

范蠡。楚三戶人。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鄒人。出呂覽高誘注。

盧鴻一

唐人有盧鴻一。隱於嵩山。其名鴻一者。尸子云。鴻飛天首。高遠難期。楚人以爲鳧。越人以爲乙。鴻常一爾。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不受。鴻下脫一字。蓋誤以鴻爲單名而削去一字也。人之名可減去乎。其脫誤如此。

鳴犢竇犖舜華

琴操曰。孔子去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按戰國策。顏師古說二人姓名。曰鳴犢。竇犖。古今人表曰。鳴犢。竇犖。說苑曰。趙有鐸名竇犖。史記世家曰。竇鳴犢。舜華。家語曰。殺竇犖。鳴犢及舜華。索隱曰。竇犖字鳴犢。聲轉字異。或作鳴鐸。舜華亦作慶華。今按諸說不同。當從家語及索隱爲是。

杜伯度

韓文諱辯。漢有杜度。按庾肩吾書品。杜操字伯度。非名也。韓公亦誤用。不如用魯有衆仲。

段干

段干李姓一也。初封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乃以爲姓。段名

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於干。今開封有刊溝。蹇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霸。戰國策有段干綸越人

蔡邕父名

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見後漢書注。傳奇戲文。蔡從簡杜撰無稽不學之過。

吞道元

吞人姓。晉他前切。氏族書有吞景雲。晉有吞道元與吞公牋者。今類書引之。改吞作查。蓋不知古有吞姓也。書敍指南所引猶是吞字。可以爲證。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亦訓人不可不通文選也。

髮子

賈誼新書引髮子曰。太平之世。父無死子。兄無死弟。髮姓僅見此。漢唐君碑陰有處士閻葵班。閻葵複姓。僅見此。佛圖澄碑。澄本姓濕。濕姓僅見此。戰國策衛有縑錯挈薄。縑挈姓僅見此。

母邱

複姓有母邱氏諸姓氏書音母作母非也漢書有曼邱臣顏師古曰曼邱母邱本一姓此說近之亦未考其原也史紀田齊世家伐衛取貫邱索隱曰母音貫貫邱古國名衛之邑也今作母邱字殘缺耳索隱之說得其原矣然以母字爲殘缺亦非蓋古字從省不用貝耳漢有母邱與母邱長母邱毅魏有母邱儉皆同族也今分爲二姓曰母曰邱而母爲父母之母不惟士人不知而母氏子孫亦不自知則譜牒不明之弊久矣嘗有友人母姓者屬予篆私印予爲寫作母且語之原其人退謂人曰楊用脩亦太橫乃欲改人姓音邪予聞而一笑

古人取字

史記注仲雍字熟哉哉字取字僅見此隋人魏鸞字雙和崔挺字雙根雙字取字僅見此隋宗室楊綸字斌籀楊溫字弘籀籀字取字僅見此唐登科記韓湘字北渚此又似今人之號亦異矣

避諱改字

避諱至唐尤嚴古禮二名不偏諱而唐人世與民皆諱以民部爲戶部以世爲代不惟是也世字在偏旁亦諱之改左傳泄冶爲洩冶玉藻卑僕爲卑係楚辭鼓枻爲鼓棹何其迂哉宋人經史輒遇諱缺其畫如桓作恒至今遵之諸廟諱但缺其畫而欽宗之諱桓字則公畫四字曰淵聖御名餘則否何見也

名諱

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頌祭文王之廟曰克昌厥後周人制禮醢人有昌本之菹七月之詩周公所作曰一之日鬻發烝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爲諱而得言之若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由作詩不諱故

祭得歌之。尙書牧誓云。今予發。武成曰。周王發。武王稱名告衆。史官錄而不諱。知於法不當諱也。金縢曰。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縢之書。親自讀之。諱其父名。因改曰某。旣讀之後。史官始錄。依王所讀。遂卽曰某。武成牧誓則宣諸衆人。宣訖卽錄。故因而不改也。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爲氏。明其不得諱也。屈原曰。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也。

避諱

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司馬遷父名談。史記諱趙談爲趙同。以古音談亦音同也。急就章以談叶桑。是其證也。明帝諱莊。改莊助爲嚴助。莊子陵爲嚴子陵。以莊與嚴古同音。殷武詩叶音。是其證也。宣帝諱荀。改荀卿爲孫卿。亦然。

諱辯

余少時。父師命讀韓文諱辯。其曰。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余問曰。何不云春秋有衆仲。戰國有駢期。自今思之。衆仲實姓名同音。又顯在春秋左傳。文公偶思之。未及爾。

諡號

蘇老泉云。婦人有諡。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諡。自東海漢隱者始。宦官有諡。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諡。自東漢之莎車始。然黔婁之諡。卽匹夫之諡也。不始於東漢矣。

別號

幼名冠字。長而伯仲。沒則稱諡。古之道也。未聞有所謂別號也。杜甫李白倡和。互相稱名。張仲吉甫雅什。

但聞舉字。近世士夫多稱別號。厥名與字。懵然不知。傳刻詩文。但云張子李子。或云某菴某齋。當時尙不諳其誰何。後此安能辯其甲己。慎所著詩篇。多舉交遊之字。或書其名于下。庶乎觀者俾言與事。諧情景相對。不知者或以爲輕之異哉。又近日民風漓猾。白衣市井。亦輒稱號。永昌有鍛工戴東坡巾。屠宰號一峰子。一善譚者見二人並行。遙謂之曰。吾讀書甚久。閱人固多。不知蘇學士善鍛鐵。羅狀元能省牲。信多能哉。相傳以爲笑。

李姓非一

姓氏譜李氏凡十三望。以隴西爲第一。唐時重族系。雖帝系之貴。亦自屈居第三。而讓隴西爲一。則隴西之李與唐室之李不同族。明矣。史官修唐世系表。謂臯陶爲堯大理。世爲李氏。紂時有逃難食李得全。故改理爲李。此附會杜撰以媚時之說。殊不足信。按唐本李暉之後。乃夷狄非中國人。與臯陶之理。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唐帝以李老君爲祖。封爲玄元皇帝。而廟祀之。使史官臯陶大理之說有據。何不直祖臯陶。而乃下祖李耳乎。是自相矛盾。可疑甚矣。漢世李廣爲隴西李氏。至唐猶然。然據唐人姓氏譜。則隴西與唐室了不相干。而李氏稱隴西者。往往冒爲唐宗室。又矛盾矣。唐自高祖卽位。太宗高宗繼之。武后殺唐子孫殆盡。至開元末四十年。而太白詩云。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是又可疑。蓋唐人十三望之李。皆冒稱宗室。既不封以祿位。惟虛名誇人。曰天潢仙派而已。唐帝亦樂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真僞也。觀太白自敘之書云。白家世本金陵。此其自狀明甚。而詩中贈九姓李者。皆曰吾宗。則又可疑。唐之先仕於後周。豈有金陵之籍哉。大抵唐人族姓多冒濫。如令狐楚入相後。天下姓胡者改胡爲狐。而上加令字。以附之。

溫庭筠詩云。自從元相登庸後。天下諸胡盡帶鈴。嗚呼。宰相之勢。不過十年。而人競改姓以附之。況堂堂一統天子三百年之久。其冒附不知幾百萬矣。噫。人之賢否在於一己。豈族姓所能高下。小說云。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及年長。父母以囊裝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其自高者。乃所以自辱也。我太祖高皇帝有天下後。建安有朱氏者。以譜牒進。欲附國姓。聖祖曰。朕起農家。所知者德懿億仁四代而已。聖人之見。高出萬古。而百九十年族姓之敵亦少革。豈非類族辨物之大義乎。

三字姓

魏初作府兵八柱國掌之。侯莫陳崇其一也。侯莫陳三字姓。崇其名也。趙宋有侯莫陳利用。蓋其後裔。今讀者以侯莫爲一人。陳利用爲一人。非也。又代北虜人有三字姓。侯莫陳。阿史那。潛夫論。中國亦有白巴公氏。慎往年在史館。有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水盡原通塔平。蓋六字地名。有同列疑爲三地名。添之云三長官司。予取大明官制證之曰。此一處非三地也。同列笑曰。楚蜀人近蠻夷。故宜知之。我內地人不知也。予戲應之曰。司馬遷西南夷傳。班固匈奴傳。敍外域如指掌。班馬亦蠻夷耶。

同姓名

湯初勝夏已有臣扈。至大戊百三十年。又有臣扈。詩有家父。春秋又有家父。楚有兩莊蹻。漢有兩王莽。樂府有兩莫愁。南朝有兩劉琨。文人有兩王褒。兩蘇子卿。五代梁有王彥章。吳亦有王彥章。古今同姓名者何限。

謝莊名五子

謝莊以風景山水名五子。颺。拙。顛。從。蕩也。宋子虛名友五子。鑫。森。森。焱。焱。

師稱

鑿曰鑿師。織曰織師。餅曰餅師。舟曰舟師。工曰工師。僧曰梵師。如道士曰鍊師之例。可也。唐詩人徑稱曰師過矣。

以佛書命名

佛教盛於晉宋齊梁之後。至唐尤多。故恒以佛經字義命名。如蕭方等。梁元帝子柳達摩。北齊將蕭摩訶。陳席毗

羅。隋人周羅候。後周人宇文陀羅尼。後周帝爾朱菩提。慕容三藏。魚俱羅。干什門。趙什住。高龍叉。隋宋金剛。劉黑

闕。李圓通。容那律。王摩詰。張乾陀。俱唐人皆載正史。其餘不可悉數。○佛氏有方等經。猶云平等世界也。故

蕭氏取為名。方等嘗著三十國春秋。胡三省注通鑑。不知此義。蕭方下去一等字。似今人云某人等之等。而不思方等之弟名方諸。方知可證乎。亦猶綱目不知盧鴻一為雙名。而去一字為盧鴻也。

羊楊揚陽本一姓

晉有羊舌氏。叔向之子伯石。食邑於揚。曰楊食我。晉既滅羊舌氏。分羊舌氏之田為三縣。曰平陽。曰楊氏。則羊也。楊也。陽也。同出一姓。楊子雲自以為蜀無他楊。其揚字不從木。而楊修云吾家子雲亦同關西之

楊特子雲好奇之過。獨自標異耳。

千家姓跋

洪武十四年五月朔。翰林編修吳沉。典籍劉仲質。吳伯宗。據戶部黃冊。編為千家姓以進。傳之天下。今教童子者。猶以宋世百家姓訓蒙。殊失之矣。按其中如讒之音萬。轉之音呼。榻之音喧。庫之音赦。本庫字而去其上點。余之音蛇。本余字轉音。而強更從入下示。乚之音彌也。切本也。字而去其中畫。皆無義而強從俗音。若嵐。蜀香。吳本桂姓。避仇而分為四。元無其字。若梁四公子傳之類耳。他若鑿音盤。學音拱。破音亥。擗音昨。劔。

音丑。本俞。字加丑。 覲。本貝半千。之後加見。 𠂔。音罪。𠂔。音暴。叟。字之訛。

俟之音木。其如冒頓之音墨特也。了不可施於楷書。況篆乎。近日有妄作者刻之篆。尤可笑。特書以示兒輩云。

豬兒豹子

李豬兒。安祿山臣 皮豹子。元魏之臣

海鷗

柳公權僕名海鷗。竊銀杯者。

慕蘭比荀

司馬長卿慕蘭相如。故名相如。元任明自此荀文若。故名曰賧。

趙野又

北齊武平初。領軍趙野。又獻白兔。鴈各一。○頃日與顧箬溪倡和雪詩。次東坡。又字韻。顧言。又字韻窄。古人和此詩極多。韻事押盡矣。余言佛經力。又北齊書趙野。又皆奇僻。未經人押。顧笑曰。公大能記。

姓偉

漢食貨志。臨菑人姓偉。注。姓其姓也。偉其名也。○昔人有以星星令屬對者。或對曰。字字。以爲絕奇。若姓氏氏子。子皆可對也。

案衷

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姓名。晉人有案衷。案音森。其字從木從宀。案亦希姓。姓氏諸書不載也。

劉邵之邵从口不从卜

劉卽字孔才。宋庠曰。邵从口。說文。高也。故字孔才。楊子。周公之才之卽是也。三國志。作劭。或作邵。从邑皆非。不叶孔才之義。从口爲卽乃叶。

王煥王之奐

唐詩人王煥字羣吉。昭宗大順二年進士。文苑英華選其惆悵詞十首。今誤作王奐。非也。王奐與王昌齡王維同遊。去王煥一百四十餘年。況其詩有霍小玉及紅娘事。皆天寶以後事。豈可混爲一人。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秀才之名始此。後再見於賈誼傳。六朝遂以此爲取士之科名云。

郡姓

姓氏書以姓配郡望。甚爲無謂。虛高族望。起於江南。侯景求婚王謝而不允。遂詬曰。會須以吳兒女配奴。江東散亂。職此由之。事雖不由此一端。而官人以世。其釀禍非一日矣。其後河北亦效尤。以崔盧爲首。比江東之王謝。薛宗起不得入郡姓。至碎戟爭於帝前。乃取入郡姓。今之百氏。郡望起於元魏。胡虜之事何足爲據也。是時韓顯宗上疏有云。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才雖屠釣可相。奴虜可將。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皂隸矣。又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賤襲賤。李冲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真名言哉。

蓋姓有二

蓋姓有二。漢蓋寬饒。蓋勳。晉蓋。唐蓋文達。蓋蘇文。蓋嘉運。音踏。

李陽冰

李陽冰字少温。見於宣和書譜。吳子行乃云。陽冰卽李潮之字。亦猶晁公武以張唐英爲張君房也。唐英字次公。新津人。張商英之兄。仁宗明道中狀元。見黃東發古今紀要。選舉考誤作唐卿。亦當正之。

殷子周姬

殷之德陽德也。故以男書子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女書姬。

咎姓

晉書有咎堅。今襄陽多此姓。按說文無此字也。蕭何封於鄴。其地在襄陽之光化縣。其後因以爲姓。而鄴

訛爲咎。

鄴本作贊。贊訛爲咎。

越象

王符潛夫論。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越象事載籍不見。

蘭氏

周禮轉人注。鮒魚字。大戴禮蘭氏之根。獲氏之苞。王褒洞簫賦。幸得謚爲洞簫。夫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名而稱謚。皆奇之又奇。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爲長流。帝王世紀云。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也。亦猶今稱刑官曰白雲司也。

刺史太守不同

刺史太守不同。今混呼爲一。非也。觀後漢郡國志可見矣。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冀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郡國。畿內則河南尹

京兆尹。而以司隸校尉部之外。則刺史部之。郡國則太守治之。州部則自河南京兆兩尹至豫冀兗徐青。荆益梁並幽交爲尹。二刺史十一而已。郡國則自河南至日南。爲郡國凡一百十有二。太守亦百十有二。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太守之職也。

舟鮫

左傳註。舟鮫。官名。掌澤。澤有水有魚。故以爲名。小說有鮫泣珠賣綃事。蓋舟鮫之官死而爲澤神。若伐木之匠。變爲木客也。

將軍

將軍官名古矣。不始於漢也。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爲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櫓弓。衛將軍文子。孟子。慎子爲將軍。後漢書西南夷傳。帝嚳時有吳將軍。但其說虛誕不可信也。

虎爪板

宋王微與江湛書云。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尙書虎爪板也。古者召奏用虎爪書。晉宋之代。大臣皆得自辟除官屬。以板召之。謂之板官。

小鳳小儀

唐人謂中書舍人爲小鳳。翰林學士爲大鳳。丞相爲老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猶襲其稱。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率更

唐官名有率更。歐陽詢嘗任是職。率更太子之官屬。主干掖夜行。以備非常也。率按說文作衛。將衛也。省從率。晉與帥同。率將衛也。更番直也。

雲岳屏風

漢鄭弘第五倫故吏。同爲太尉司空。每朝見。弘曲肱自卑。明帝聞知。乃賜雲岳屏風。分隔其間。雲岳卽雲氣山岳也。

芝泥蘭檢

芝泥發彩。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縑而動色。張鷟奏章云云。檢文書草也。翰林學士承明之有直廬。方

步八磚之日。紫宸之夾香案。更依五朶之雲。學士濡珥彤之毫。書九重之言動。繡汗青之筆。乘四海之輝光。

學士

白簡

古彈文白紙爲重。黃紙爲輕。故云臣輒用白簡以聞。今御史白簡卽其事。問之亦不知也。

鈴索

李德裕云。翰林院有懸鈴。以備警急文字。引之以代傳呼也。唐制禁署嚴密。非本院人。雖有公事不敢遽

入於內夫人宣事亦先引鈴。每有文書。卽內臣立於門外。鈴聲達本院。小判官出受訖。授院使。院使授學士。鄭鑿詩。條鈴無響闕珠宮。韓渥詩。坐久忽聞鈴索運。玉堂西畔響丁東。

馮京

余觀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也。傳奇。馮商還妾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東坡慕樂天

洪容齋隨筆言東坡慕白樂天。因以爲號。慎按南賓志云。東坡西坡。皆白文公故跡。樊漢炳詩曰。忠黃江上兩東坡。二老遺風凜不磨。人得矜誇知地勝。天教流落爲才多。以此驗之信然。惜容齋未之引耳。

岳武穆當稱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諡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古今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爲宜。

張俊張浚二人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飛冤死。後高宗納大學生程宏圖之奏。昭雪光復。浚與參贊陳俊卿悲感歎服。浚爲都督。俊爲樞密。劉豫遣子鱗姪猗合兵七十萬犯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張頴所著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爲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爲浚之短。不知受誣千載如此。陳白沙詩。秦傾武穆。因張浚白沙自語錄。擊壤集外。胸中全無古今。無怪其然。而舉世懵然。余故詳著以見賢者之不可厚誣。考古之不可不精。議論之不可輕立。而益歎今人之不知學也。

韓忠獻韓忠憲世系

韓琦安陽人。諡忠獻。子三人。長雍。次冲。次素。見神宗御製碑。其後雍改名忠彥。仕至南陽開國公。登宰席。韓億靈壽人。後徙雍邱。諡忠憲。子八人。皆貴。綱司門員外。綜刑部員外。知制誥。絳字子華。平章事。繹職方員外。維字持國。龍圖端明翰林三學士。縝字玉汝。龍圖閣直學士。緯比部郎中。紉光祿寺丞。閱閱之盛。爲天下冠。二韓公皆爲宰執。一諡忠獻。一諡忠憲。獻與憲相近多混淆。而子姓亦不知所出。今據其墓碑行狀國史略分析之。

升菴全集五十一卷

秦顛闕天

墨子尙賢篇。文王舉闕天。秦顛於罟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

孟明

孟明始爲晉虜。不自懲艾。再敗於殽。陵彭衙。幸晉師不出。封殽尸而還。左氏美之過矣。繆公襲鄭。蹇叔苦諫。使繆公能用其言。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稱先見。知幾之蹇叔。而贊喪師辱國之孟明。何其謬哉。且其言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累世富強。形勝巖險。雄心於戈矛戰鬪。技養於射獵獫狁。非一日也。孟明何力焉。

屈平

昭常景鯉。不肯與秦地。昭睢屈原。止懷王入秦。四臣皆楚國同姓世臣。夷險不易其操。危難不更其守。家國一體。休戚同之。豈若江左王謝。唐之崔柳。易姓則爲之佐命。竊國則爲之奉璽。誨盜黨賊。樂菑利亡。恬不知恠。可勝誅乎。

荀卿李斯吳公

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斯。以李斯爲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信乎人之賢否。在乎自立。不係乎師友也。

孔明

輟耕錄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於玄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尙在。而玄德之立爲不當也。此說謬矣。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覩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子哉。

周訪

晉周訪平杜弼之亂。其子撫爲益州太守三十餘年。平隗文鄧定蕭敬文三寇。撫子楚爲犍爲太守。世在梁益。甚得物情。平司馬助之亂。太和中妖賊李弘稱號。改年鳳皇。楚遣其子瓊討平之。瓊子虓字孟威。不屈於苻堅。可謂五世名臣矣。

王旭

元人王旭上許魯齋書云。僕以聖賢望先生。而不敢以世俗待先生者。待先生也。昔孟子辭萬鍾於齊。先生所以眷眷於此。其必有以處此矣。何如返蘇門之舊隱。臥西山之白雲。遠斥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旭也不敏。請搗衣以書先生於文公之後。觀其意蓋深不與其仕元而欲其爲伯夷也。嗚呼。旭亦豪傑之士哉。

房瑄

司空圖詠房瑄詩云。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云。天寶中。瑄奏請遣諸王爲都統節度。祿山見分鎮詔。

拊膺歎曰。我不得天下矣。瑄建此議。可以爲社稷功。司空圖云。匈奴破膽。指此。杜子美挽公詩。所謂一德興王後。亦指此事。唐書因其陳濤斜之敗。遂沒其善。可惜也。楊鐵崖詠史。目之爲腐儒。又以王衍比之。過矣。余故舉杜陵司空二詩。以闡其幽。房後謫廣漢。有政績。唐詩人詠房。湖者多稱仰之。今不悉記云。

司馬溫公墓銘

范蜀公景仁作溫公墓銘曰。臯臯我宋。神器之重。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閉以壅。人不聊生。天下詢險。險狡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爲誕謾不恭。赫赫神宗。洞察于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誅鋤蠱毒。方復任公。奄棄萬國。未克厥終。凡數百言。皆指熙寧姦邪之狀。先師李文正公樂府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姦黨碑。但見姦臣傳信矣。予友薛君采蕙嘗著論云。易曰。小人弗用。必亂邦也。夫小人之在位也。或有創姦弊以變祖宗之法。導逸欲以蠱君上之志。基禍亂以召社稷之釁。樹怨毒以失億兆之心。懷苟且以誤國家之計。行貪鄙以敗天下之俗。害善人以塞衆正之路。布私人以成羣小之黨。故國家之亂。不可救也。雖然。小人之在位也。亂從之而生。及其去也。亂之生也不從之而亡。何者。姦弊作而舊章壞矣。逸欲入而君志荒矣。釁隙開而國勢危矣。人心離而國本搖矣。大計誤而事機失矣。風俗敗而名教頹矣。君子遠而正道微矣。小人盛而禍變滋矣。故國家不幸而用小人。不惟兆亂於一時。又將遺亂於無窮。有國家者。畏小人不可不嚴也。退小人不可不力也。冢宰羅整菴云。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宋之禍亂。本於王介甫。李之禍。唐本於心術不端。王之禍。宋本於學術不正。二公之言。其亦有爲而發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黃忠文公雷雪奏議

宋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黃忠文公具封事略曰。謹按易。帝出乎震。震爲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欲之象。是以聖人於六十四卦中。凡涉震體。取義尤嚴。在復則曰。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嚮晦入宴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復之靜。晝不可以鄭聲撓之。居之安。夜不可以欲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旨酒亂之。至於重震之卦。則曰。恐懼脩省。恐懼在君心。脩省在君政。豈可以虛文責之。有司百官哉。黃公名裳。字文叔。蜀劍州人。樓鑰稱之曰。先見如呂中丞。勇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東坡。蓋司馬公自以爲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識者以爲知言。

趙天澤

趙天澤。蜀新都人。與同邑杜圭。明春秋齊名。棄官薄遊江南。無貴賤皆倒屣迎之。最善括蒼劉公伯溫。一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天澤首以伯溫對。衆愕然疑。且竊笑之。趙公退而贈劉公文曰。蕭何拔韓信。元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泝水之奇。八陣之妙。何由照耀後世。其文載于翊運錄中。方劉公之未遇也。授之以卜法者。曾義山。而深奇預識者。趙公也。趙有吳江月下泛舟詩云。餘霞斂遙岑。微鷺生近浦。江行得良夜。月出鳴柔櫓。茫茫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乍滅。沙禽或翔舞。此意誰與同。三高渺千古。

韓魏公防閑之疎

韓魏公爲西帥。夜有偷兒攜匕首至臥。公曰。可取吾首去。賊止取金帶而去。史以爲美。嗚呼。兵事貴嚴。公於周身之防疎矣。此其罪也。而以爲雅量。謬哉。幸而賊有鉏耨之悔。不然。武元衡之禍作矣。喪身辱國。罪

莫大焉。

陳文惠公一言興邦

或言古之相臣。有批勅焚詔碎麻者。忠諫則忠諫矣。若遇中材以下之主。以不敬罪之。何辭以道。余答之曰。陳文惠公堯咨爲相。仁宗忽夜分有御封至。堯咨不啓封。來日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奸人附會。請正母儀。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仁宗首肯曰。姑置之。貴妃不果立。此諫轉移於談笑間。可謂一言興邦矣。

宋人議論不公不明

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爲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爲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溫爲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爲相。大類商鞅。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杜摯之議。安石力彈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嘗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是其本相盡露。先姦後姦。其揆一也。朱子以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公並列。審如此。商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酒擊人醒者。必羣起力救。不能止醉之。而反罪醒者之救。可乎。諺云。無奈冬瓜何。捉着瓠子磨。其言雖俚。其事實類也。此言一出。遂爲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王安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孔廟。而無一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去之。以此等議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生遇孔子。必膺少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庭。私祠之於州縣。

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

五霸名說 附

趙鵬飛

世之稱五霸者。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句踐。而荀孟之所謂五霸者。亦所取不同。蓋各徇戰國一時之稱慕而立論爾。孟子之所謂五霸。則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爲五荀子之所謂五霸。則桓文與楚莊闔閭句踐爲五。二子之論既殊。則學者信吾夫子言足矣。戰國之說不足據也。如前七君者。皆見乎春秋。而聖人獨于威文有實予之辭。首止葵丘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之。諸侯賴之。兆民賴之。聖人所以予之者。非私也。凡以幸天下之有威文而不遂爲夷也。若夫宋襄則固無成功。吾前論之矣。而秦繆楚莊闔閭句踐。皆爲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寇哉。若闔閭句踐。皆逞兵以鬪其私。尤無足稱據者。春秋蓋夷狄之君子不道也。而秦繆三敗不退。孟明其悔咎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得鄭。而不有哀宋之危而隨許其平。其義見稱于武子。若二君者。以爲夷狄之賢君。則固也。而遂與威文同列。則鵬鸞無別矣。秦繆之誓。特其詞有足觀。聖人取其詞而已。繆公之悔。非其道也。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哉。故書於春秋。皆擠之九泉之下。無隻字之褒也。若楚莊者。尤中國之害。又非秦繆之比。秦繆鬪私忿於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而莊之兵直犯中國。滅庸滅舒蓼。滅蕭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假伐戎之行。以觀兵於周。仗討罰之名。以肆虐於陳。圍鄭圍宋。皆必其面縛請降。登床告病而後已。謂之賢者。固如是乎。吾嘗怪後世君子。不闢荀孟之論。而槩以五伯爲賢。昧者遂伸秦繆楚莊於桓文之列。則玉石無辨。

矣。觀春秋所書。無一語之溫。庸可謂予秦楚乎。吾故辨之。暴秦楚之惡。以存中國。破荀孟之論。以直桓文。非私意也。春秋意也。穀梁傳云。交質子不及二伯。亦可證春秋之世。本無五伯之說也。

齊桓晉文優劣

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或曰。桓公二十餘年。養晦蓄威。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回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于溫之會。捷於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鄆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於桓公。子今日文非桓匹。何也。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者也。事速於桓公者。義先壞於桓公者也。名盛於桓公者。實衰於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文豈桓匹哉。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伉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于是紊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

裴氏世注史

裴松之。字世期。注三國志。其子駟。字龍駒。注史記。博洽雅麗。可謂父子繼美。

楊察兄弟

楊察。字隱甫。蜀之成都人。宋史有傳。亟稱其屬文雅緻有體。弟真與兄齊名。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又蜀

士在宋世三元三人。陳堯叟楊真何渙也。亦可謂盛矣。而郡志不載。

沮誦王翬

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但知有倉頡。不知沮誦。李冰王翬同穿二江。今但知有李冰。不知王翬。鄭條與古文在歐陽修前。今人亦不知有鄭條也。

筆諫醫諫

柳公權心正筆正之對。穆宗知其以筆諫也。柳公綽進太醫箴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曰。卿愛朕深者。蓋以醫諫也。柳氏世有人矣。

戴石屏無行

戴石屏未遇時。流寓江西武寧。武寧富翁以女妻之。留三年。一日思歸。詢其所以。告以曾娶。妻以白其父。父怒。妻宛曲解之。盡以嫁奩贈之。仍餞之以詞。自投江而死。其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牋。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嗚呼。石屏可謂不仁不義之甚矣。既誑良人女爲妻。三年興盡而棄之。又受其奩具。而甘視其死。俗有諺詞云。孫飛虎好色。柳盜跖貪財。殆兼之矣。其爲人如此。而台州猶祠于鄉賢。何哉。

火迫鄼侯

唐原休受朱泚僞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鄼侯。宋南渡有郭某爲將。自比諸葛。酒後輒詠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之句。而屏風便面一一皆書此二句。未幾敗于江上。倉皇涕泣。

而匿。時謂之尿汁諸葛。正可作對也。

孔明不取文舉

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郡。過于孔文舉。此事不經見。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清談廢事。已有晉人之風。使遇孔明。必遭李平廖立之罰。後人稱之。只以才學耳。

圭里

高士傳。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之。班白不負。男女不錯行。弘嘗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不之官。

張文成贊徐有功

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時鳴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愚嘗謂爲大將者。爲太公望易。爲郭子儀難。輔幼主者。爲周公易。爲孔明難。爲刑官者。爲臯陶易。爲有功難。誰謂後世不及古人乎。

軒軒霞舉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相如奏賦黃門。飄飄有凌雲氣。正可相對。二子皆蜀人也。

三俊五君

二陸與顧雲號三俊五君。嵇康阮籍劉伶向秀阮咸也。竹林七賢有山濤王戎。

雙鳳二龍

蔡邕崔實號雙鳳。崔晏許受號二龍。

舉身是膽

趙子龍一身都是膽。

三國志

王雅舉身悉是膽。

北史周文帝云

二孝子事相類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蛇素狸擾其傍。皓烏醴雀集於隴。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插墳。獸銜土而壘隴。

九州被

孔融評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九州被。蓋錦文織九州也。

粥飯僧

五代李愚爲相。誠非經濟才。廢帝謂之粥飯僧。亦宜矣。然其貧至無屋。又欲依古以創禮。其清儉好古何如哉。後世欺君誤國。納賄招權。土功木妖。與宮闕爭勝。倍于偃月堂。格天閣。獻妻納女。與嬪御爭麗。倍于石季倫燕帖木。又皆粥飯僧之罪人也。

施全

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此正論也。足以慰忠魂于地下矣。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本於文公遺意也。近有人語予曰。今之岳廟。多鑄賊檜像。跪縛于門外。亦當鑄施

全像。坐于檜上。持刀砍檜。庶爲得之。併識其語于此。

伴食

盧懷慎身爲上相。家無擔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憐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矜眩目前。以爲功必己出者能爾耶。然則懷慎之爲唐計。當於古人中求之。史以伴食譏之。是亦俗見也乎。

王安石

王安石行新法。引用小人。一時賢者非之。皆遭貶斥。其弟安禮。安國。及姪旒。字元鈞。旒字元龍。皆不以爲是。可謂寡助之至矣。而安石不反己自省也。元祐中安國貶死。旒及旒亦坐貶遠方。所謂爲法自蔽。以不愛而及其所愛乎。

又

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國。亡其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卞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恕真小人。余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卽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哉。

王安石廟祀

王安石之誤國極矣。死而從祀於孔子廟。并其子雱。以其小人之黨盛也。楊龜山力闢之而不能勝。至南渡。以孝宗之賢而猶惑之。以爲眞聖人也。乾道五年。建寧布衣魏掞之。請罷安石父子從祀。不聽。至理宗淳祐元年。始黜之。小人之黨。易於欺世如此。撫州有安石祠。陸象山作記。余曰。祠不必立。記亦不必作。安石何功合于祀典乎。

歇後

黃東發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己獨曰。必能相者。滔滔皆鄭五之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斯可矣。又曰。緊之初相。獨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唐末諸相。率植黨與以持之。緊之既相。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也。進退如此。不賢而能之乎。又跡其平生。守廬州而盜不入境。留緡錢而盜不敢犯。亦有過人者。不謂之賢不可也。

虞雍公功烈 名允文

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算之策。忠烈義勇。爲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爲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簡池劉巨濟序虞公奏議云。余讀雍國忠肅虞公奏議二百二十有七篇。而慨然有感。世但知采石之戰。以七千卒卻虜兵四十萬者。功偉然。忌者猶曰。適然。豈知公於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輪對面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識。已絕出乎衆人之表矣。及虜叛盟。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

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勵諸將。施置於倉卒之餘。而破虜於俄頃之間。嗚呼。非胸中素所畜積。忠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而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而曰適然。可乎。自昔狃勝者。必忽其餘憂。公又令設備於瓜州。其他區畫。悉各精密。而不苟。虜遂遯去。乃徐請車駕還行都。歷歷見於奏疏也。余切妄論。宋朝多議論。少成功。雖盛時猶然也。況積習消靡之餘。夫人皆喜逸而惡勞。圖安而懼危。中興以來。前有張魏公。後有虞雍公。爲國家任其勞。當其危者也。彼不少愧焉。而又忍短毀之乎。邱文莊公語先太師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爲掎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

任盡言

宋直秘閣任盡言。字元受。眉山人。元符諫官伯雨之孫。紹興從臣中先之子。有詩文集。楊誠齋序之。謂其詩文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鯁而有義氣。集今罕傳。余於羣公四六中。見其賀湯侍御鵬舉啓。專言秦檜之惡。其略曰。請言自古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擅立刑誅。符當代搢紳之口。制同列如挾兔。斥異議如放豚。厚鷹犬之養。而搏吠已憎。疏鷓鷯之行。而孤危主勢。受其頤指。捷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私富貴之龍斷。豈止使子弟爲卿。奪造化之鑪錘。大不許人主除吏。忠義扼腕。知識寒心。上愧漢臣。初乏朱雲之請劍。下慚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遂令存歿之間。備極哀榮之典。凡千餘言。可謂古之遺直。不愧其祖矣。誠齋風稜義氣之言。良非溢美乎。余又因此見高宗之庸懦。生旣誤用檜。及檜死。謂內侍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旣知其惡。而死猶以王

爵贈之。雖三尺痴童不爲也。宋之亡也晚矣。噫。

王欽若

巽巖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毋賓古請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眞宗從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爲蠲納司。欽若此事史不書。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善也。

趙師巽

趙師巽。字從善。號牆東。趙千里姪也。尹京有政聲。黜杭州姦僧尤奇。嘗學犬吠以媚侂冑。其後韓侂冑敗。有贈之諛詞。侍郎自號東牆。曾學犬吠村莊。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窟。

巽即古擇字。觀其字曰從善。蓋取擇其善者而從之義也。俗士多訛其音。